

易卜生選集

# 海婦



永祥印書館印行

易卜生選集

3

海 婦

沈子復譯

永祥印書館印行

# 海 婦 五 幕 劇

——獻給虹

## 人 物

萬奇爾 縣醫

意里達·萬奇爾 他的續弦夫人

波立塔

希爾達 一個女小孩  
——他前妻的女兒

亞霍爾姆 教師

林格斯蘭特

波立斯特

異鄉人

年青的市民

旅客等

或發生在挪威北部近海灣的一個小鎮內，時在夏天。

第一幕

景

萬奇爾醫生的住宅，左側有一大陽臺。前面及周圍是花園。近陽臺旁柱一旗桿，花園右首的涼亭裏面放着桌子和椅子。是籬笆，中間一小門。籬笆後面有一路直通海岸，路的兩旁都是樹。在樹叢中可見海灣的景色，遠遠地並可看到高聳的山脈和山峯。這是在一個夏天暖而晴明的早晨。

波立斯特站在旗桿旁整理圖素，他是個中年人，穿着身舊而柔軟的短外套，帶了一頂寬邊的藝術家的帽子。旗放在地面上。不遠處有一裝好油畫布的畫架。近畫架有一摺凳，上面放了畫筆，調色板，和顏料匣。

波立塔自花房那扇開着的門裏到陽臺上來。她拿了一大瓶花，放在桌上。

波立塔 喂，波立斯特，——你能把它轉動嗎？

波立斯特 哦，能的，波立塔小姐。這很方便。——我問你，今兒個你們是在等客人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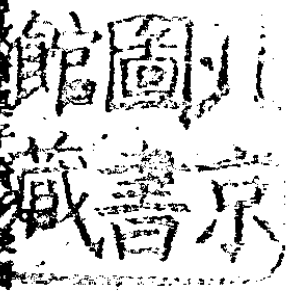
波立塔 不錯，今兒早晨我們是在等亞霍爾姆先生。他是昨兒晚上進城的。

波立斯特 亞霍爾姆？——那亞霍爾姆不是幾年以前在這兒教你們的那位教師的名字嗎？

波立塔 不錯，正是他。

波立斯特 啊，真的。那他又到這一帶來嗎？

波立塔 也就是爲了這所以我們要掛旗。



波立斯特 喔，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波立塔又進花房去。】

【半晌，林格斯蘭特自路的右端走來，站住，看到畫架和畫具非常感興趣。他穿着得雖破舊，但也整潔，是一個樣子頗嬌弱的青年人。】

林格斯蘭特 （在外邊，籬笆旁。）早。

波立斯特 （轉身）哦，早。（扯起旗子）呵——升上去啦！（結着繩索，開始要畫圖。）你早，先生。我

真不知道多高興——

林格斯蘭特 你不是一個畫家嗎？

波立斯特 嗯，是的。不是畫家還能做什麼呢？

林格斯蘭特 呵，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一個畫家。——我能進來一會兒嗎？

波立斯特 你是不是要看看那一張畫嗎？

林格斯蘭特 不錯，我很想看看那一張畫。

波立斯特 哦，進來——請進來。可是現在沒畫了多少。

林格斯蘭特 多謝你。

【他自花園門裏進來。】

波立斯特 (畫着) 我畫的就是在那邊島嶼中間的海灣。

林格斯蘭特 嗯,我知道。

波立斯特 可是我還沒有把人畫上去。在城裏沒有這些東西可以當作一個模型。

林格斯蘭特 哦,一定要有一個人是嗎?

波立斯特 是的。我想在這兒,前面的岩石旁邊,躺着一個半死的美人魚。

林格斯蘭特 爲什麼是半死的呢?

波立斯特 她離開了海,再也找不着她的出路了。所以她躺在這兒,漫漫地死在寸把深的鹹水裏你懂嗎?

林格斯蘭特 哦,我明白了。

波立斯特 這個題材是這兒屋子的女主人暗示我的。

林格斯蘭特 你畫好了這張畫以後預備叫它什麼呢?

波立斯特 我想把它叫做「美人魚的歸宿。」

林格斯蘭特 好極啦。我保準你這張畫一定有成就。

波立斯特 (瞧着他) 也許你是跟我同行嗎?

林格斯蘭特 你說我也是一個畫家?

波立斯特 不錯。

林格斯蘭特 不，我不是畫家。可是我想做一個雕刻家。我的名字叫漢斯·林格斯蘭特。

波立斯特 你想做一個雕刻家嗎？好，好，雕刻也是一種精美而華麗的藝術。我像是在街上碰見過你

一兩回。你在這兒歇得很久嗎？

林格斯蘭特 不久，我到這兒才兩個禮拜。可是整個夏天我都想歇在這兒。

波立斯特 是喜歡海水浴場嗎，呢？

林格斯蘭特 嗯，我真想把我自己的身體弄得好一點。

波立斯特 我想你的身體並不壞嗎？

林格斯蘭特 嗯，祇是有一點兒衰弱。你知道，也說不出是什麼。不過胸裏面稍微有一些氣促。

波立斯特 哦——一點小病！你還是應該去請一個好大夫診一下。

林格斯蘭特 有機會的話我想請教萬奇爾大夫一下。

波立斯特 不錯，去請教他一下。（朝左首望着）這兒又來了一隻輪船。擠滿了許多客人。很奇怪，怎

麼這幾年來這兒的旅行商業增加得這末多？

林格斯蘭特 嗯，這兒的商業好像是很繁盛似的。

波立斯特 鎮上滿是些避暑的旅客。我有時候就怕所有的這一些來來往往的客人會把我們的好



市鎮的特點也給丟了的。

林格斯蘭特 你是本地人嗎？

波立斯特 不，我不是的。不過我在這兒已經住慣——住慣了。我感覺到自個兒受到時間和習慣的約束，使我不能離開這個地方。

林格斯蘭特 那末你已經住在這兒很久啦？

波立斯特 噫，有十七八年啦。我是跟雪浮劇團到這兒來的。可是我們受到了經濟的壓迫，劇團於是就解散了，我們呢，就四散漂泊。

林格斯蘭特 不過你就沒有走？

波立斯特 我就留在這兒。我搞得也並不壞。你知道我在那時候主要是在畫裝飾畫。

【波立塔拿了一張搖椅出來，她把搖椅放在陽臺上。】

波立塔 （對屋子裏說）希爾達——去看看吧，要是你能跟爸爸找着那張刺繡的腳踏凳。

林格斯蘭特 （走到陽臺上，鞠了一躬。）您早，萬奇爾小姐。

波立塔 （在欄杆旁）哦，是您，林格斯蘭特先生？您早。對不起——現在我不能不——（走進屋子。）

波立斯特 你認識這家人嗎？

林格斯蘭特 有一點兒認識。我在旁人家裏有一兩次碰到過兩位小姐。上一次我在潘羅斯伯克特

的音樂會上跟萬奇爾夫人稍微談了一會兒。她說要我去看她們。

波立斯特 我跟你說——你應該結交結交她們。

林格斯蘭特 不錯，我想去拜訪她們一次——你知道，是一種訪問。祇要我找着了一些籍口——

波立斯特 哦，胡說——籍口——（瞧着左側）丟臉的！（收拾他的畫具）輪船早已靠了碼頭了。

我應當回旅館了。也許有幾個新旅客用得着我呢。我應該告訴你，我還是個理髮師呢。

林格斯蘭特 看你是多能幹。

波立斯特 在這種小地方一個人自個兒應該習——習慣做許多行業。假如你需要什麼理髮的東

西——生髮油等等——你祇要來找跳舞教師波立斯特。

林格斯蘭特 跳舞教師？

波立斯特 你也可以叫音樂會會長。今兒晚上在潘羅斯伯克特那兒我們要舉行一個音樂會。再見，

再見啦。

〔他帶了自己的畫具自花園門出，後即從左側下。希爾達拿了張凳子出來。波立塔拿了很多花。〕

林格斯蘭特在花園裏向希爾達鞠躬。

希爾達 （在欄杆旁，並沒有回鞠。）波立塔說今兒個你也敢進來了。

林格斯蘭特 不錯，我冒昧地走進了花園。

希爾達 早晨你可散步了沒有？

林格斯蘭特 哦，沒有——今兒個我沒有去散步。

希爾達 那末你洗過澡了嗎？

林格斯蘭特 嗯，我稍微洗了。我看見你母親在那邊。她剛去洗呢。

希爾達 誰？

林格斯蘭特 你的母親。

希爾達 哦，真的。（她把凳子放在搖椅前。）

波立塔 （彷彿在轉題）你在峽江外面可看見我父親的船沒有？

林格斯蘭特 不錯，我看見一隻小船好像開進來。

波立塔 那準是爸爸的船了。他是到島上去看病的。（她把桌上的東西整理好。）

林格斯蘭特 （站在陽臺的最低一階上）你們爲什麼要在這兒裝飾花呀！

波立塔 嗯，好看嗎？

林格斯蘭特 哦，好看極啦。看樣子您們府上像是有什麼大事似的。

希爾達 是的。

林格斯蘭特 我再猜猜看。我想，是你們爸爸的生日嗎？

波立塔 (向希爾達警告) 哼——哼!

希爾達 (沒有注意她) 不是的, 是母親的生日。

林格斯蘭特 哦, 真的——你們母親的生日?

波立塔 (低聲, 含怒的聲調) 現在, 希爾達——

希爾達 (也是帶着同樣的語氣) 不要管我! (對林格斯蘭特) 我想你現在要回家吃飯了嗎?

林格斯蘭特 (走下樓梯) 不錯, 我想我是要吃一點兒東西了。

希爾達 你在旅館裏的生活一定是很闊綽嗎?

林格斯蘭特 我現在我並不住在旅館裏。那邊花費太大啦!

希爾達 那末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林格斯蘭特 在殷蓀太太那兒。

希爾達 哪一個殷蓀太太?

林格斯蘭特 那個產婆。

希爾達 可是對不起, 林格斯蘭特先生, 我真忙得很——

林格斯蘭特 哦, 我怕我真不應該說那話。

希爾達 說什麼話?

林格斯蘭特 剛才我所說的話。

希爾達 (從頭到腳羞赧地瞧着他) 我真的不明白你的話。

林格斯蘭特 不,不。現在我們再見吧,小姐們。

波立塔 (走到楷梯前) 再見,再見,林格斯蘭特先生。今兒個你得原諒我們——可是多嚮你有空

——你高興的話——我希望你能來看看我們跟——跟我父親。

林格斯蘭特 多謝你。我真太高興啦。

【他鞠了一躬自花園門出。當他朝左側走的時候,又向陽臺那面鞠了一躬。】

希爾達 (低聲地) 再見啦! 替我望望般蓀媽媽。

波立塔 (低聲,搖搖她的手臂) 希爾達——你這個傻孩子! 你是發瘋了? 他會聽見的!

希爾達 呸——你以為我還怕?

波立塔 (瞧着右邊) 爸爸來了。

【萬奇爾醫生自右路上,他穿着旅行衣,手提小包。】

萬奇爾 哦,小孩子,我又來了!

波立塔 (走下到花園裏去歡迎他) 哦,你來了,我真高興。

希爾達 (也隨下迎接他) 爸爸,今兒個的事情現在完全做完了嗎?

萬奇爾 哦，沒有呢，我等一會兒還得到外科醫室去一會兒。——告訴我，——你們知道亞霍爾姆可

到了沒有？

波立塔 他到了，他昨兒晚上到的。我們派人到旅館裏去打聽了。

萬奇爾 那末你們還沒有碰到他？

波立塔 沒有。可是今兒個上半天他準會來看我們的。

萬奇爾 不錯，自然他會來的。

希爾達 (拉着他) 爸爸，現在你應該四面看看。

萬奇爾 (向陽臺上瞧了一眼) 不錯，我看見了，孩子——這兒真像是過節了。

波立塔 你以為我們佈置得漂亮嗎？

萬奇爾 嗯，你們佈置得真漂亮。——她不在家嗎？

希爾達 不錯，她出去了——

波立塔 (立刻打斷她的話) 媽正在洗澡。

萬奇爾 (親切地瞧着波立塔拍拍她的頭。接着他有些猶豫不決地說) 瞧這兒，孩子——你們是

不是要整天這樣擺設嗎？旗也拉起啦？

希爾達 怎麼，爸爸，我們自然應該這樣。

萬奇爾 哼——不錯。可是你知道——

波立塔 (笑着對他點頭) 你不明白那完全是爲了歡迎亞霍爾姆當這樣一個老朋友第一次來

看你的時候——

希爾達 (笑着搖着他) 記住——爸爸，他不是波立塔的老師嗎？

萬奇爾 (稍微笑一下) 你們真可以說是一對小滑頭——好好——無論如何這是很自然的，我

們得記住她不再在我們中間了。可是還依舊是一樣——瞧這兒，希爾達，(遞給她一手包) 請

把這個拿到外科醫室裏去。——不，孩子——我不喜歡所有這些事——你們明白，不是這樣子。

我們應該一年年的，並且——嗯，一個人能說些什麼呢？我想除了那以外就沒旁的法子啦。

希爾達 (當走到花園左側，拿了手包，但回轉身停住了，手指着——) 瞧，有人來啦。我相信是亞霍

爾姆先生。

波立塔 (也瞧着那邊) 他(大笑)來了，那真是太妙了！把那個中年人當作亞霍爾姆先生。

萬奇爾 等一會，孩子。一定是他不錯，我拿得穩的！

波立塔 (盯着瞧，十分驚奇地) 不錯，是的——

「亞霍爾姆自左側路道上，他穿着優美的晨衣，帶着金絲邊眼鏡，拿了根輕便手杖。看上去他有些工作過度的樣子。當看到花園裏的一羣人，他友誼地鞠了一躬，走進門來。」

萬奇爾 (迎上去) 歡迎我的好亞霍爾姆。十二分歡迎你重臨舊地。

亞霍爾姆 謝謝你，謝謝你，萬奇爾大夫。多謝多謝。(他們握着手走過花園) 孩子！(伸出手向她們，

瞧着她們) 兩位小姐我真有些不認識了。

萬奇爾 對的，我敢說你是不認識了。

亞霍爾姆 哦，嗯——也許波立塔——不錯，我還認識波立塔。

萬奇爾 我想差不多也不認識了。讓我算算看，你跟她上次見面以後到現在有八九年了。喔，不錯，從那時候到現在這兒有許多變化。

亞霍爾姆 (望着他) 我看沒有什麼變化。除非是樹木長大了一點，你在那邊造了一隻新涼亭——

萬奇爾 哦，不，這祇不過是外表——

亞霍爾姆 (微笑) 自然你家裏現在有了兩位長大的女兒。

萬奇爾 哦，說真的，祇有一個長大了。

希爾達 (稍微放高聲地說) 聽爸說那種話！

萬奇爾 現在我們到陽臺上去坐吧。那邊比這兒涼快些。來吧。

亞霍爾姆 謝謝，謝謝我的好大夫。

【他們走上階梯。萬奇爾遞給亞霍爾姆一隻搖椅。】



萬奇爾 喂，現在，你現在可以靜靜地坐一會兒，好好地休息一下。才打外邊兒來，瞧你的樣子彷彿很累啦。

亞霍爾姆 哦，沒有關係。現在我又到這兒啦——

波立塔 （對萬奇爾）我們要不要拿一點兒汽水和糖漿到花房裏去？這兒馬上就要太熱了。

萬奇爾 好的，孩子。汽水和糖漿。或者再拿點兒白蘭地。

波立塔 還要白蘭地嗎？

萬奇爾 祇要一點兒。有時候什麼人都喜歡喝一點兒。

波立塔 好極了。希爾達，你能把手包拿到外科手術室裏去嗎？

〔波立塔進了花房，隨手關上了門。希爾達拿了手包，經過花園，在左側屋子的後邊下。〕

亞霍爾姆 （他眼隨着波立塔）多漂亮的姑娘——她們倆長得多漂亮！

萬奇爾 （坐下）不錯，你也這末想嗎？

亞霍爾姆 波立塔真把我驚住了——並且連希爾達也一樣，可是你自個兒，我親愛的大夫——你

是不是打算永遠住在這兒嗎？

萬奇爾 哦，不錯，我想那是必然的。真像常言說的，我生在這兒，我長在這兒。我跟她在一塊兒生活的

時候是太快活啦！可是她死得那末早——亞霍爾姆，你以前在這兒的時候是認識她的。

亞霍爾姆 不錯——不錯。

萬奇爾 現在有了替代她的人了，我也很快活地跟她生活在一塊兒。我得那末說，最主要的是，我的運氣真不錯。

亞霍爾姆 你現在的太太沒有孩子嗎？

萬奇爾 在兩年也許兩年半以前，我們有一個小男孩兒。可是我們沒把他養大。當他在四五個月就死啦。

亞霍爾姆 你太太現在不在家嗎？

萬奇爾 不在家，可是她馬上就要到這兒來的。她是去洗澡的。在夏天不管天氣怎麼樣，她一天也不能不去洗澡。

亞霍爾姆 她身體不大好嗎？

萬奇爾 不，並不是的；可是你知道，這兩年來她的神經彷彿不斷地有些變態似的。我找不出她到底是病在什麼地方。可是每天的海上浴對她倒是一種生命跟光明。

亞霍爾姆 我記得以前的事啦。

萬奇爾 （幾何是極細微地一笑）不錯，自然，當你在霞特威克教書的時候你就認識意里達了。  
亞霍爾姆 對極了。她時常到牧師家裏去。當我上燈塔裏跟她父親聊天的時候，我也常常碰到她。

萬奇爾 你可以想像到，她在那邊兒的生活對她的印象很深。在這兒鎮上的人不會明白那件事。他們把她叫做「海婦」。

亞霍爾姆 他們這樣叫她嗎？

萬奇爾 不錯。喂，我的好亞霍爾姆，跟她講一些以前的事吧。這對她一定是很有益處的。

亞霍爾姆 （疑惑地瞧着他）你這樣想有什麼理由嗎？

萬奇爾 嗯，自然我有。

意里達的聲音 （在外邊，花園右側。）萬奇爾，你在嗎？

萬奇爾 （站起）在這兒，親愛的。

【萬奇爾夫人自涼亭旁的樹叢中走出，身上圍了一個大的輕披肩，頭髮濕淋淋地散在她肩頭。

亞霍爾姆站起。】

萬奇爾 （笑着，向她伸出雙手。）喔，美人魚來了！

意里達 （馬上奔到陽臺上，握住他的手。）謝謝老天，你又平安地回家啦！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萬奇爾 剛來——才一會兒。（指着亞霍爾姆）可是你沒有什麼話要跟老朋友講嗎？

意里達 （伸手向亞霍爾姆）你是真的來了嗎？歡迎！對不起得很，我沒在家——

亞霍爾姆 哦，別這末說。請別客氣——

萬奇爾 今兒個的水好嗎，冷不冷？

意里達 冷！怎麼，這兒的水是永遠不會冷的——很溫和，很平靜。呸！這兒海灣裏的水真惹氣。

亞霍爾姆 惹氣？

意里達 不錯，惹氣。而且我相信還要使一個人生病。

萬奇爾 (笑) 那是對海水浴場的一個好獎狀。

亞霍爾姆 萬奇爾夫人，我可以說你跟海有一種特別的關係，你一切都屬於海的。

意里達 嗯，你也許是對的。我自個兒也這樣想——可是你沒注意到女孩子們裝飾了屋子來歡迎你嗎？

萬奇爾 (因感地) 哼。(瞧着錶) 這時候我要走啦——

亞霍爾姆 這真是在歡迎我嗎？

意里達 怎麼，自然是歡迎你。我們每天並不像這樣講究的。喔！這屋子裏多悶熱呀！(走到花園裏去)

到這兒來！無論怎麼樣這兒還能吸一些新鮮的空氣。(她在涼亭裏坐下。)

亞霍爾姆 (走到她那兒) 我看這兒的空氣真是很新鮮。

意里達 不錯，對一個過慣了克里斯獻尼亞悶窒空氣的你是新鮮的。我聽說那邊兒夏天真是太可怕了。

萬奇爾 (他也走下到花園裏) 哼,親愛的意里達,我要請你在這兒招待一下我們的好朋友。

意里達 你有事嗎?

萬奇爾 不錯,我得到外科醫室去,而且還得換衣服。可是我不會歇久的——

亞霍爾姆 (在涼亭內坐下) 別忙,我的好大夫。你太太跟我有法子混時間的。

萬奇爾 哦,是的——我相信那話。嗯,那末現在再見啦。(他經過花園自左側下。)

意里達 (沉默半晌) 你覺得坐在這兒舒服嗎?

亞霍爾姆 我很舒服。

意里達 這叫做我的涼亭,因為這是我築起來的。或者也可以說是萬奇爾爲了我而造這涼亭的。

亞霍爾姆 你時常坐在這裏嗎?

意里達 不錯,我大概都在這兒。

亞霍爾姆 是跟女孩子們在一起。

意里達 不,女孩子們——她們常常在陽臺上。

亞霍爾姆 萬奇爾呢?

意里達 哦,萬奇爾來來去去。有時候他跟我在這兒,有時候他跟孩子們在那邊。

亞霍爾姆 這些東西都是你佈置的嗎?

意里達 我以為這是對大家最舒適的佈置。當我們有話要講的時候——我們時常可以彼此談天。  
亞霍爾姆 （思索了一會兒）上一次我在霞特威克碰到你的時候——我是說——哼——那是很久以前啦——

意里達 你在我們那兒的時候到現在正有十年啦。

亞霍爾姆 不錯，大概有十年啦。可是當我記起你在燈塔那邊的時候——老牧師常常把你叫做「異教徒，」因為他說你父親在命名的時候，用船名來叫你，而不用教廷的——

意里達 嗯，以後怎麼樣呢？

亞霍爾姆 最後一件我所希望的事就是到這兒重看見你，你已經變做萬奇爾太太了。

意里達 不，那時候萬奇爾還沒成一個——女孩子們的第一個媽那時候還活着——我說是她們自個兒的親媽——

亞霍爾姆 不錯，不錯。可是就是不這樣——即使他祇一個人——我永遠不希望會發生那件事的。

意里達 我也一樣。那麼——永遠不會了。

亞霍爾姆 萬奇爾真是個好人；那樣誠實，慷慨，好心腸，對每一個人又是那樣和氣——  
意里達 （熱切而親摯地）不錯，他真是個好人！

亞霍爾姆 ——可是我以為他跟你壓根兒的有些不同。

意里達 你那話又對了；我們是不同的。

亞霍爾姆 嗯，這事怎麼會發生的呢？這是怎麼回事？

意里達 我的好亞霍爾姆，你千萬別問我！我不能夠向你解釋。即使我能夠的話，你對於我的解釋一點兒也不能真正地了解。

亞霍爾姆 哼——（稍微溫和地）你跟你丈夫談起關於我的事嗎？我是說，自然是關於我有一次

冒了險去做的那失敗的一件事。

意里達 沒有。你想我怎麼會告訴他呢？我從來沒有跟他談起一個字關於——關於你求婚的那回事。

亞霍爾姆 那我很快活。當我想起那件事的時候感覺到有一點兒不安——

意里達 你也用不着不安。我祇告訴他那些真話——說我很喜歡你，說你是我在那邊最可靠最要好的朋友。

亞霍爾姆 那真要謝謝你。可是現在告訴我——從那時候起你為什麼不寫信給我呢？

意里達 我以為當聽到一個人，她——她不能夠使你的希望實現——的事也許會使你痛苦的。我想，這彷彿是打開一個老傷口一樣。

亞霍爾姆 哼——不錯，不錯，我敢說你是對的。

意里達 可是你自個兒爲什麼從沒寫信給我呢？

亞霍爾姆 （笑着瞧着她，有些怨恨地。）我我先開始寫信也許你要疑心我重有所企圖嗎？當碰到  
了這樣的一個打擊以後？

意里達 哦，不，我也能明白那件事——你從來沒想到去找另外旁的人嗎？

亞霍爾姆 從來沒有。我要忠實地記着以前的事。

意里達 （半打趣地）哦，胡說！忘了那些傷心的舊事吧！我勸你最好是小心地做一個好丈夫。

亞霍爾姆 萬奇爾太太，那末我不能再浪費時間了。記着——說起來也丟臉——我不能夠再是三十  
十七歲啦。

意里達 嗯，那末，更有理由要快些呀。（沉默半晌，於是低聲而懇切地說：）可是現在聽我說，我的好  
亞霍爾姆——我要告訴你一件事，那是一件在那時候我不能跟你說的事情，救救我吧。

亞霍爾姆 那是什麼事？

意里達 當你失敗了以後——正跟你剛才說的一樣——我不能夠回答你跟我所做兩樣的話。  
亞霍爾姆 那我知道。你對我的完全祇是友誼態度。那我很明白。

意里達 可是你不知道我那時候整個的心思都集中在另外一個地方嗎？



亞霍爾姆 在那時候？

意里達 不錯，正是那時候。

亞霍爾姆 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你是把時候弄錯了！我想你那時候簡直還不認識萬奇爾呢。

意里達 我所說的並不是萬奇爾。

亞霍爾姆 不是萬奇爾？可是在那時候——在霞特威克——我不記得有什麼人能使你關心的啦。

意里達 不，不——我敢說不。因為整個兒的事像是發狂一樣。

亞霍爾姆 請你把這件事告訴我！

意里達 哦，這你是很明白的，那時候我不很自由。現在你知道這件事啦。

亞霍爾姆 要是你那時候能自由的話，那就怎麼樣呢？

意里達 那就怎麼樣？

亞霍爾姆 你回答我信裏面的話不會兩樣嗎？

意里達 叫我怎麼能告訴你呢？當萬奇爾一來，我的回答就兩樣啦。

亞霍爾姆 那你告訴我什麼不自由，又有什麼用呢？

意里達 （站起，彷彿愁苦而煩擾地。）我得祕密告訴你，因為另外有一個人，不，不，別站起來。

亞霍爾姆 那末你丈夫一點兒也不知道那事情？

意里達 首先我跟他說有一次我的思想被旁的地方纏住了，可是他從沒有要多知道一點。從此以後我們沒有提起過那件事。這到底也祇是一些瘋狂吧了；而且以後結束得很快。至少是——使人煩惱吧了。

亞霍爾姆 (站起) 祇是煩惱怕不盡然嗎？

意里達 哦，是的，自然是的。我親愛的，好亞霍爾姆，這並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樣。這是不能理解的事情。我真不知道怎麼樣來告訴你才好。你祇要把我當做病了，或者大瘋特瘋了。

亞霍爾姆 我親愛的萬奇爾太太——現在你應該，你要把整個的故事都告訴。

意里達 嗯，那末我得試試看。用你的健全的常識怎麼能了解那——(瞧着外邊，突然停住。)等一會，有人來啦。

「林格斯蘭特自左邊走進花園。他鈕扣上插了一朵花，手裏拿了美麗的大花球，那花球是由紙紮着，並縛着鍛帶。他在陽臺前住站，猶豫了一下。」

意里達 (自涼亭中走前來) 林格斯蘭特先生，你是來看女孩子的嗎？

林格斯蘭特 (轉身) 喔，萬奇爾太太，你在那兒？(鞠了一躬，走前。) 不，不是專——專找小姐們。萬奇爾太太，是來找你的。你答應過我叫我來看你——

意里達 不錯，自然我答應過的。你到這兒來總是歡迎的。

林格斯蘭特 多謝。我很高興聽到今兒個府上有所慶祝——

意里達 喔，那你知道啦？

林格斯蘭特 不錯，萬奇爾太太，所以我很冒昧地把這個送給你們。

「他鞠了一躬，呈出花球。」

意里達 （笑着）可是，我的好林格斯蘭特先生，你能把你的漂亮的花送給亞霍爾姆先生自個兒嗎？因為今兒個是在歡迎他——

林格斯蘭特 （迷惑地看看那個，又看看這個）對不起——我不認識這位先生。這不過是——萬

奇爾太太，我是把花當做壽禮的。

意里達 壽禮？林格斯蘭特先生，你是弄錯了。今兒個這兒並沒有什麼人生日呀。

林格斯蘭特 （恬靜地一笑）哦，我全明白啦。可是我不知道這是那麼樣的一種祕密。

意里達 你知道些什麼？

林格斯蘭特 萬奇爾太太今兒個是你的生日。

意里達 我的？

亞霍爾姆 （探問似地瞧着她）今兒個不準不是的。

意里達 （對林格斯蘭特）你怎麼會想起那件事來的？

林格斯蘭特 這是希爾達小姐說出來的。剛才我到這兒來，於是我問小姐們為什麼要這末樣鄭重

掛花上旗——

意里達 嗯？

林格斯蘭特 ——希爾達小姐回答我：「哦，因為這是母親的生日。」

意里達 母親的——哦，真的。

亞霍爾姆 呵哈！

「他和意里達交換了一個理會的眼色。」

亞霍爾姆 嗯，既然那先生知道了這件事，萬奇爾太太——

意里達 （對林格斯蘭特）不錯，既然你知道了——

林格斯蘭特 （又呈上花球）容許我獻上我的祝賀嗎？（意里達，亞霍爾姆，和林格斯蘭特都坐在

涼亭內。）

意里達 亞霍爾姆先生，所有關於——關於我的生日那回事得保守秘密。

亞霍爾姆 那我知道。除了咱們以外別向誰提起。

意里達 （把花球放在桌上）真是這樣，對的，別跟人提起。

林格斯蘭特 我答應你對誰也不起提起那件事。

意里達 哦，我並不是說那個。——可是你現在怎麼啦？看你的樣子我以為比以前好多啦。

林格斯蘭特 不錯，我感到我慢慢地變好了。明年，要是我能到南方去的話——

意里達 女孩子們跟我說你希望到南方去。

林格斯蘭特 不錯，我有一個保護人在堡根（註）他已經替我準備好了；他答應明年讓我去。

意里達 你怎麼會害那病的？

林格斯蘭特 哦，真倒霉極了。你明白我曾經坐了他的船航過海。

意里達 你航過海？那末在那時候你是打算做一個水手？

林格斯蘭特 不，一點也不。可是當我媽死了以後，我爸爸不要我呆在家裏，所以他把我送到海上。

回家的路上，我們在英吉利海峽破船了；那就是我最重要的事。

亞霍爾姆 你說什麼？

林格斯蘭特 我胸部中的創傷就是因為破船而得到的。我跌在冰冷的水裏面很久很久他們才把

我救了起來。於是我就放棄了航海。不錯，這真是一個大倒霉。

亞霍爾姆 喂！你是這樣想嗎？

林格斯蘭特 不錯；因為創傷也算不了什麼，現在我一心一意希望做一個雕刻家。祇要想到——那

（註）(Bergen) 堡根為挪威沿大西洋的一城市。

可愛的黏土在你的手指下隨你所欲地做成什麼模型。

意里達 你要做些什麼模型呢？人魚呢，還是美人魚？或者是一個老海盜？——

林格斯蘭特 不，不是那一類。當我能夠計劃的時候，我是想做一件大工作——正像人家說的是一個羣像。

意里達 我明白了。那羣像表示些什麼呢？

林格斯蘭特 哦，我想表示的東西竟出於我自個兒的經驗之外。

亞霍爾姆 好的，好的，努力去做吧。

意里達 可是這倒底是什麼東西呢？

林格斯蘭特 嚶，我想起一個年青的女人，是個水手的妻子，她奇怪而不安地躺着，正睡着，當她睡着的時候是在做夢。我想我能做得使每一個人一看到她，就知道她是在做夢。

亞霍爾姆 就是那一些嗎？

林格斯蘭特 不，在那一邊還有另一個人——你們可以把它叫做一種幽靈。這是他的丈夫，在她丈夫出去的時候她做了不忠於他的事情。現在他是溺死啦。

亞霍爾姆 怎麼，你說什麼？——

意里達 你說，溺死啦？

林格斯蘭特 不錯，他在海裏面溺死啦。可是奇怪的是他依舊回到家裏面。這是在夜晚；他站在她身旁，瞅着她。他應該滿身淋漓，正彷彿當他們把你打海裏面拖起來一樣。

意里達 （往後退了一步，靠在椅上。）多奇怪的念頭！（閉了眼）哦，我能活生生地看到這件事！

亞霍爾姆 可是表面上那的確是奇怪的，先生——先生——你說這是出於你自個兒經驗之外的事嗎？

林格斯蘭特 不錯——這是出於我經驗之外的；那是說，從一方面看。

亞霍爾姆 你曾看到一個死了的人回來嗎？——

林格斯蘭特 啊，我並不是說我真正是看見過，自然並不是在外邊。可是依然還是一樣——

意里達 （活潑而急切地）把你所有知道的這件事都告訴我！什麼我都要知道！

亞霍爾姆 （笑着）不錯，當然這是跟你有關係的——每一件關於海裏面有盪惑的事情都跟你  
有關係。

意里達 林格斯蘭特先生，以後怎麼啦？

林格斯蘭特 嗯，你知道，當我們坐了帆船從一個他們叫做哈立發克斯的市鎮回家的時候，我們的水手領班病在醫院裏不能跟我們同走了；所以我們請了一個美國人代替他。這個新水手領班的——

意里達 美國人嗎？

林格斯蘭特 不錯——有一天他打船長那兒借了一大束舊報紙，不斷地細心地讀着。他說他要學

挪威文。

意里達 嗯，以後呢？

林格斯蘭特 嗯，有一天暴風雨的晚上。除了我跟水手領班的以外——所有的人都在甲板上。因為他的腳踝扭傷了不能走；我呢不很舒服，躺在床上。嗯，他依舊坐在水手艙裏看着一張舊報

紙——

意里達 嗯，喔？

林格斯蘭特 突然我聽到他痛苦地狂叫起來；當我一看他，他的臉色跟鉛粉一樣白。接着他把報紙摺皺，扭掉，撕得粉碎。可是他做那件事樣子是很安靜的。

意里達 他沒說什麼？他沒說什麼話嗎？

林格斯蘭特 首先沒說什麼。可是馬上他彷彿在對自己說：「當我離開了以後——跟另外一個男人——結婚了。」

意里達 （閉了眼，一半對着自己說：）他說過那種話嗎？

林格斯蘭特 不錯，你可相信這件事——他說的挪威話很好。那個人對於語言學準有一種大天才。



意里達 以後怎麼啦？接着有什麼事發生嗎？

林格斯蘭特 現在挺奇怪的地方來了——這一件事我到死也不會忘掉。因為他接着說了一句——也是很安靜地：「可是她是我的，她應該是我的。雖然我回家找她的時候像一個黑海裏溺死的人，她也會跟着我的。」

意利達 （倒了一杯水，手哆嗦着。）喔——今兒個多悶氣呵——

林格斯蘭特 他是說得那樣堅決，我彷彿看他就是要做這件事的人。

意里達 你究竟知道——這個人以後怎麼樣啦？

林格斯蘭特 哦，萬奇爾太太，自然他是死啦。

意里達 （匆促地）你怎麼知道的？

林格斯蘭特 因為當我們在海峽裏破船以後，我跟船長以及另外五個水手逃在一隻舢板上；可是

大副同那個美國人以及另外一個水手到旁的一隻小船上。

意里達 此後就沒有聽到他們的消息嗎？

林格斯蘭特 沒有一點兒也沒有，萬奇爾太太。前幾天我的保護人寫信給我也祇是那樣說。那就是

我急於要把那羣像造出來。我能夠活生生地看到那水手不忠實的妻子，在我面前一樣。雖然當他是溺死了，可是他還依然打海裏回到了家中。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們兩個人。

意里達 我也看見（站起）來——咱們進去吧。或者還是到萬奇爾那兒去。我看這兒是太悶氣了。

【她走出了涼亭。】

林格斯蘭特 （他也站了起）我想現在我得走啦。我祇是來看看你，祝你生日快活。  
意里達 好，假如你一定要走——（伸出手）再見吧，謝謝你的花。

【林格斯蘭特自花園門出，自左側下。】

亞霍爾姆 （站起，走向意里達。）我親愛的萬奇爾太太，我看得出這件事使你很痛苦。

意里達 哦，不錯，我想你能猜得着，雖然——

亞霍爾姆 可是無論如何，你祇要得準備。

意里達 （驚愕地望着他）準備？

亞霍爾姆 不錯，我是那樣想。

意里達 準備他回來——而且是那種樣子回來？

亞霍爾姆 怎麼，到底是什麼！——是不是那瘋了的雕刻家的奇談？

意里達 哦，我的好亞霍爾姆，他也許沒有像你所想得那樣瘋狂。

亞霍爾姆 這個關於死人的胡說怎麼能使你那樣感動呢？我想這是——

意里達 你想什麼？

亞霍爾姆 自然我以為那祇是你的一種盲從。我猜想你發現家裏面舉行的紀念你並沒有知道，於

是你很痛苦——你丈夫和他的孩子所過的生活跟你彷彿不相干似的。

意里達 哦，不，不，那並不會使我難受。我沒有權柄為自個兒對我丈夫有所要求。

亞霍爾姆 雖然是那樣，我以為你應該有這權柄。

意里達 不錯，可是事實上我並沒有。就是那回事。我也有我的生活——那生活旁人是沒有份的。

亞霍爾姆 你（更溫柔地）難道是——你——你真的不愛你丈夫？

意里達 哦，不——我死命地愛着他！就是為了那樣這才太可怕了——太不可解釋了——完全

太難想像了——

亞霍爾姆 現在你得把所有的困難都告訴我吧！萬奇爾太太，你肯嗎？

意里達 我不能夠，好朋友——無論如何，現在不能。旁的時候也許可以告訴你。

〔波立塔走到陽臺上，並走下到花園裏。〕

波立塔 爸爸現在已經打外科醫室裏來了。我們要不要一塊兒到花房裏去坐一會？

意里達 好的，我們去吧。

〔萬奇爾和希爾達自左側屋後上，他脫了衣服。〕

萬奇爾 噯，現在，我是完全自由了！現在應該喝一杯冷飲的東西才好。

意里達 等一會。(她到涼亭裏拿了花球。)

希爾達 哦！所有那些可愛的花！您打那兒弄來的？

意里達 我親愛的希爾達，那是雕刻家林格斯蘭特送給我的。

希爾達 (一怔) 林格斯蘭特送的？

波立塔 (不安地) 是不是林格斯蘭特又到這兒來過啦？

意里達 (稍微笑了下) 不錯。他拿了這花球——你知道，是當做壽禮的。

波立塔 (向希爾達瞥了一眼) 哦！

希爾達 (喃喃地) 畜牲！

萬奇爾 (痛苦而進退兩難地，對意里達) 哼——嗯，你知道——我得告訴你，我親愛的意里達——

意里達 (打斷他的話) 來吧，女孩子們！我們把花球和旁的花一起放在水裏面吧。(她走到陽臺

上。)

波立塔 (低聲地，對希爾達) 嗯，你瞧，她真是很和善。

希爾達 (半大聲地，彷彿在發怒) 玩把戲！她祇是想討爸爸的喜歡。

萬奇爾 (走上陽臺，握住意里達的手) 多謝——多謝！意里達，你這樣做，我真的要謝謝你！

意里達 (整理花朵) 哦，胡說——為什麼我不該來參加佈置——母親的生日呢？

亞霍爾姆

哼！

「他走上陽臺，和萬奇爾，意里達在一起。波立塔和希爾達依然在下面。」

## 第二幕

景

市鎮後面森林高地潘羅斯伯克特的上面。後面樹有界誌和風標。在界誌前圍有大石當作座位。後面遠處可望見外港的小島和突出的海角。海面是看不見的。夏天夜晚還帶有些微明，下面是灰白色的。遠處山頂的上空微染稍橘紅色。右邊山坡的低處更微發出合唱的歌聲。

從市鎮來的青年人，男男女女，一對對的自右側出來，親切地密談而經過界誌，自左側下。半晌，波立斯特上，他在做一隊外國旅行者的嚮導。他拿了女人的圍巾和旅行袋。

波立斯特 (拿他的手杖指着上面) 請看，諸位先生——那邊也有一座高山。我們可以爬上去，可  
以下來——(他續續說着英國語，領一隊人自右側下。)

〔希爾達急切地自右首山坡上走來，站住，瞧着後面。波立塔立刻自同路上。〕

波立塔 我親愛的希爾達，我們爲什麼要躲掉林格斯蘭特呢？

希爾達 爲了他上山走得這樣慢，我受不了。瞧呀——瞧他還在爬呢。

波立塔 哦，你知道他病得多厲害。

希爾達 你以爲這病很嚴重嗎？

波立塔 不錯我想一定很嚴重。

希爾達 今兒個下半天他來請爸爸診病。我不知道爸爸怎麼樣看法。

波立塔 爸爸告訴我他患的是肺硬化——或者是這一類的病。爸爸說，他活不長了。

希爾達 他真是這末樣告訴你嗎？噫，這正跟我想的完全一樣。

波立塔 可是千萬別讓他知道才好。

希爾達 哦，你怎麼會想到我會告訴他呢？（低聲地）看——現在那罕斯（註）居然也給爬上啦。罕

斯——你能不能從他臉上知道他叫罕斯嗎？

波立塔 （低語）我勸你，現在行行好吧！

〔林格斯蘭特自右側上，手裏拿了頂小陽傘。〕

林格斯蘭特 對不起，小姐，我不能跟你們一塊兒爬上山。

希爾達 現在你手裏拿了小洋傘？

林格斯蘭特 這是你們母親的。她說我沒有買一根手杖，這把傘可以代用。

波立塔 他們還在下邊兒嗎？爸爸跟旁的人？

林格斯蘭特 不錯，你父親到飯店裏去了一會兒，旁的人坐在外邊聽音樂；可是你母親說，他們馬上

〔註〕罕斯 HANS 爲德國人或荷蘭人的綽號，正彷彿英國人的別名叫牛約翰 John Bull 一樣。

就要來的。

希爾達（他站着瞧着他）我想你現在是很累嗎？

林格斯蘭特 不錯，我大概有一點兒累了。現在我得坐一會兒啦。（他在右側前面的一塊石頭上坐下。）

希爾達（站在他面前）你知道嗎？在音樂臺上等一會還有跳舞呢？

林格斯蘭特 不錯，我聽說過。

希爾達 我想你是很喜歡跳舞嗎？

波立塔（他正要想採窄葉中的小花）哦，希爾達——讓林格斯蘭特憩一會兒。

林格斯蘭特（對希爾達）不錯，希爾達小姐，我很喜歡跳舞——假如我能夠的話。

希爾達 哦，我明白了；你從沒有學過？

林格斯蘭特 不，我不是沒有學過。可是我說的並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因為我的肺，所以我不能夠跳舞。

希爾達 是爲了你所說的那創傷嗎？

林格斯蘭特 不錯，是那創傷。

希爾達 這個創傷是不是使你很不快活？



林格斯蘭特 哦，不，我不能夠這末說。（笑着）因為我相信，爲了這創傷，每一個人很和善，很友誼地幫助我。

希爾達 不錯；那末這病並不嚴重嗎？

林格斯蘭特 是的，至少並不嚴重。你父親和旁的大夫的意見都是那樣。

希爾達 你到了外邊病就會慢慢地好了嗎？

林格斯蘭特 不錯，病會慢慢地好的。

波立塔 （手裏拿了花）瞧這兒，林格斯蘭特先生，你應該把這朵花插在你的鈕扣裏。

林格斯蘭特 哦，多謝，多謝，萬奇爾小姐！你真太好了。

希爾達 （瞧着右邊山下）他們爬到這兒來啦。

波立塔 （也瞧着下面）我希望他們知道什麼地方得回頭。不，他們走錯了路啦。

林格斯蘭特 （站起）我到下面轉彎地方去叫他們。

希爾達 那末你得叫得很響。

波立塔 不，你還是別去的好。你又要把自個兒弄累啦。

林格斯蘭特 哦，下山是很容易的。（他自右首下。）

希爾達 對，下山。（瞧着他下）現在他也跳了！要他再這樣爬上來是再也不可能了。

波立塔 可憐的東西——

希爾達 要是林格斯蘭特向你求婚的話，你會答應他嗎？

波立塔 你瘋了嗎？

希爾達 哦，我是說，自然，假如他沒有這個創傷——假如他不會馬上就死，你肯答應他嗎？

波立塔 我以為還是你答應他好。

希爾達 不，要是我答應了他，那就討厭了。他什麼也沒有。他連自個兒的生活也顧不了呢。

波立塔 那末你爲什麼時常跟他在一塊兒呢？

希爾達 哦，那祇是爲了他的「創傷」吧了。

波立塔 我從來沒有看見你同情他過。

希爾達 我是沒有同情過他。可是這誘惑我——

波立塔 什麼？

希爾達 瞧着他，聽他說那病並不嚴重，他還準備到外邊兒去做一個藝術家。所有那些事他完全深

信無疑，盡可能地很快活。可是當我想到他是活不長了，沒有補救了，一點兒辦法也沒有了，我真

害怕得發抖。

波立塔 發抖！

希爾達 不錯。我有自由那末說——我是發抖。

波立塔 咄，希爾達，你真是一個可怕的孩子！

希爾達 嗯，那正就是我所要——要惹她討厭！（瞧着下面）喔，亞霍爾姆到底像是不能夠爬山。

（轉過身）哦，想起來了——當我們在吃飯的時候你以為我在亞霍爾姆那兒發現了些什麼？

波立塔 什麼？

希爾達 你想想看，在他的頭頂上——已經慢慢地禿了。

波立塔 哦，胡說！我相信他沒有禿。

希爾達 禿了，他是禿了。在他兩眼的四周圍已經有了縐紋。天哪，波立塔，當他在教你書的時候，你怎麼會愛上他的？

波立塔 （笑着）不錯，你能明白這件事嗎？我記得有一次他說：波立塔的名字醜得很，我就爲了這句話傷心地哭了一場。

希爾達 想想那一個（又瞧着下面）我說，瞧那邊——那邊「海婦」跟他一塊走着——爸爸也不在——喃喃地跟他在聊天兒。我疑心他們倆之間有沒有一點兒眷戀？

波立塔 你自個兒真的該丟臉了。你怎麼敢說她那些話呢？我們慢慢地會很好的相處在一起的——

希爾達 哦，真的？我的小姐，我可不相信！我告訴你，我們從來沒有好好地相處在一起過。她不满意我們，我們也不滿意她。天才知道什麼東西引誘爸爸，把她拖到家裏來的——我相信有一天她也許會在我們手裏發了瘋。

波立塔 發瘋？你怎麼會想起那些事的？

希爾達 哦，這一點兒也沒什麼奇怪。她母親不是發瘋的嗎？我知道，她媽是發瘋而死的。

波立塔 嗯，我不喜歡你這樣干涉旁人的閒事。我跟你說，關於這件事別多說啦！爲了爸爸——現在你得乖一點。希爾達，你聽見了沒有？

〔萬奇爾，意里達，亞霍爾姆和林格斯蘭特自右首上來。〕

意里達 （手指着後面）就在那邊兒。

亞霍爾姆 不錯，自然嘍；這準是在那一邊。

意里達 在那邊海外面。

波立塔 （對亞霍爾姆）你以爲這兒美嗎？

亞霍爾姆 於其說是美，不如說這兒的风景很偉大——很莊嚴。

萬奇爾 我敢說你以前從來沒有到這兒來過是嗎？

亞霍爾姆 是的，從沒來過。我那時候疑心這兒是不能到的地方。連一條小路也沒有。

萬奇爾 你以為這兒也沒有展開的空地？我們這幾年來常到這兒來玩。

波立塔 在那邊領港角上面，風景是更偉大了。

萬奇爾 意里達，我們要到那邊兒去嗎？

意里達 （坐在右邊一塊石頭上）謝謝你，我不去了。可是你們應該去。我就獸在這兒。

萬奇爾 很好；那末我陪你在這兒。女孩子們陪着亞霍爾姆一塊去。

波立塔 亞霍爾姆先生，你願意跟我們一塊兒去嗎？

亞霍爾姆 好，很好。是不是還有路能上那邊兒去嗎？

波立塔 哦，不錯，一條很寬的大路。

希爾達 足夠供兩個人手彎着手一塊走。

亞霍爾姆 （打趣地）希爾達小姐，這可能嗎？（對波立塔）假如她說的是對的話，我們要不要試

試看？

波立塔 （遏抑地一笑）嗯，要是你喜歡，我們不妨試一試。

「他們手彎着手自左側下。」

希爾達 （對林格斯蘭特）我們也可以走啦——

林格斯蘭特 手彎着手嗎？——

希爾達 爲什麼不呢？我是不關的——

林格斯蘭特 (給她挽着，欣喜地大笑。) 這是很有趣是嗎？

希爾達 很有趣？——

林格斯蘭特 怎麼，這看上去彷彿我們真是訂了婚一樣。

希爾達 林格斯蘭特先生，我想你一定從來沒跟一個女人手彎着手散過步。(他們自左側下。)

萬奇爾 (他站着後面界誌旁) 親愛的意里達，現在咱們兩個人有些空時間啦——

意里達 不錯，來坐在我身旁。

萬奇爾 (坐下) 這兒真寬暢，真安靜。咱們現在來談談吧。

意里達 談些什麼呢？

萬奇爾 談你意里達還談咱們彼此的關係。我知道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啦。

意里達 在這種情形下你預備做些什麼呢？

萬奇爾 親愛的，大家完全信任像咱們以前一樣——生活在一塊兒。

意里達 哦，祇要我們能夠的話，可是這完全是不可能的！

萬奇爾 我以爲我是了解你的。從某一些事情上你時常露出破綻，我相信我了解你。

意里達 (激動) 不，你不了解我！你別說你了解！——

萬奇爾 哦，我了解你。意里達，我有一個誠實的天性。你有一個忠厚的心地。

意里達 不錯，我有。

萬奇爾 在任何關係中凡是你能感覺到安全快樂的，那準是一個十全十美的關係。

意里達 (急切地望着他) 呃——那末？

萬奇爾 你不適合做一個男人的填房。

意里達 你現在怎麼會想起那件事呢？

萬奇爾 我心裏面時常懷疑着；可是今兒個我可完全看出來啦。孩子們慶祝的佈置——在你以為是我在暗中指使。——嗯，不錯；一個男人總丟不了他以往的事——可是無論如何，我不是這樣。

我的天性不是那樣。

意里達 那我知道。哦，那我很明白。

萬奇爾 可是你對所有那些都弄錯了。在你看起來幾何把孩子們的媽彷彿當作還活着一樣。你以為我的心在你和她之間也分了兩份。這個觀念就使你厭惡了。你明白，事實是這樣，我們的關係裏有些個不道德的地方；那就是你所以不能夠，所以不肯跟我生活在一起，做我的妻子。

意里達 (站起) 萬奇爾，所有這些你都知道了嗎？完全都知道？

萬奇爾 不錯，今兒個我到底知道了——完全知道了。

意里達 你說，完全知道嗎？你別那末樣。

萬奇爾 （站起）親愛的意里達，我所知道的比這還多呢。

意里達 （恐懼地）你所知道的比這還多？

萬奇爾 不錯。那就是你受不了這兒的環境。山壓着你，使你的精神感到昏亂。這兒對你還不夠光明——水平線還不夠寬——空氣還不夠使你興奮起來。

意里達 那你就完全對啦。白天，夜晚，冬天，夏天，使我永遠忘不了的是——是這個不由自主的想着海洋的思家病。

萬奇爾 親愛的意里達，這我很明白。（把他的手放在她頭上）所以可憐病了的孩子一定要重新回到她自個兒的家裏去。

意里達 你說什麼？

萬奇爾 很明顯的，咱們得搬家。

意里達 搬家！

萬奇爾 不錯，搬到外邊也有大海的地方——到那你能找着一個真正像家的地方，憑着你自個兒的心意。

意里達 哦，親愛的，你別那末想！這是不可能的！除了這兒以外，在什麼地方你永遠也不會住得快活。



萬奇爾 那祇能聽其自然啦。再說——沒有了你——你以為我能在這兒住得快活嗎？

意里達 可是我要在這兒；我要留在這兒。我難道不是你的嗎？

萬奇爾 意里達，你是我的？

意里達 哦，別再說起那搬家的事啦。這兒有你一切生命的至寶。你整個一生的工作也在這兒。

萬奇爾 我說過了，那祇能聽其自然啦。我們要從這兒搬出去——搬到近海的地方。親愛的意里達，我已經決定了，不能再挽回。

意里達 可是你以為那樣做了咱們能得到些什麼呢？

萬奇爾 你的健康可以復原了，心可以安坦了。

意里達 我還拿不穩。可是你自個兒呢？也想想你自個兒吧！你希望得到些什麼？

萬奇爾 我最親愛的，我希望再得到你。

意里達 可是那你不能做！不，萬奇爾，你不能做！那正是這件事最可怕，最傷心的地方。

萬奇爾 那留着看吧。假如在這兒你常常被那些奇怪的念頭所煩惱，那末祇有帶了你離開這兒，越快越好。我跟你說，我已經決定了，無可再挽回。

意里達 不寧可不要那樣做——老天救救我吧——我會把他所有的事情毫不隱瞞地告訴你的。

萬奇爾 好，好——說吧！

意里達 你別爲了我而使你自己個兒傷心；尤其是這彷彿對誰一點兒也沒有益處似的。

萬奇爾 你已經答應把所有的事情毫不隱瞞地告訴我。

意里達 我盡力把我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告訴你。——這兒來，坐在我旁邊。（他們坐在一塊石頭上。）

意里達 在你向我求婚的那天——你坦白地告訴我關於你頭一次結婚的事。你說，這使你很快活。

萬奇爾 不錯。

意里達 不錯，不錯，親愛的，我可以相信那話。那不是我現在要跟你說的原因。我祇要使你明白，在我

那方面我對你也很坦白。我會爽直的告訴你我有一陣子曾關心過旁的人。我們之間還有一種——訂婚的事情。

萬奇爾 一種——

意里達 不錯，就是這類事。嗯，這維持很短的時間。他走啦；以後我就把婚約毀了。所有這些就是我要跟你說的。

萬奇爾 可是親愛的意里達，爲什麼還要想起所有那些事呢？這到底跟我毫不相干。我從來沒有問

過你他是誰。

意里達 是的，你沒問過。你對我總是那末體恤。

萬奇爾 哦，在這種情形下，我也用不着問他的名字啦。

意里達 他的名字？

萬奇爾 在霞特威克附近沒有多少人可以中你的意。或者至少，這兒祇有一個男人——

意里達 我猜你以為這是——亞霍爾姆。

萬奇爾 噫，是嗎？

意里達 不是的。

萬奇爾 不是？噫，那我真猜不着啦。

意里達 你記得嗎，有一年深秋，一隻美國大輪船開到霞特威克來修理？

萬奇爾 不錯，我記得這件事。有一天早晨船長在船上，他在艙裏被人暗殺了。我記得還去驗屍呢。

意里達 不錯，你去驗屍的。

萬奇爾 殺死他的說是一個二副。

意里達 沒有一個人能那樣說！這永遠沒有證明。

萬奇爾 這是毫無疑問的。不然的話，幹嗎他要逃走跳水自殺呢？

意里達 他沒有溺死。他逃到一隻開到北邊去的大船裏面。

萬奇爾 （驚愕地）你怎麼會知道那件事的？

意里達 （感奮地）因為萬奇爾——因為那個二副就是——是跟我訂婚的人。

萬奇爾 (跳起來) 你說什麼? 這也可能嗎?

意里達 不錯——就跟他。

萬奇爾 可是怎麼會，意里達!——你怎麼會做這些事啦! 跟那一類傢伙訂婚! 一個完全陌生的傢伙!——他叫什麼名字?

意里達 那時候他自己說叫做弗里曼。後來在他信裏面他又寫着叫亞弗烈德約翰斯登。

萬奇爾 他打那兒來的?

意里達 他說從芬馬克來的。雖然他生在芬蘭，可是打小時候起就在外邊漂泊，我想是跟着他的爸爸在一塊。

萬奇爾 那末他是一個流浪漢了。

意里達 不錯，他們都那樣叫他。

萬奇爾 你還知道他些什麼沒有?

意里達 祇知道他很小就在海上，經過了長期的航海生活。

萬奇爾 沒有旁的啦?

意里達 沒有了；我們從來不談那些事情。

萬奇爾 那末你們談些什麼呢?

意里達 主要是談着海。

萬奇爾 哦！——談着海？

意里達 談着暴風雨和風平浪靜時候的海洋。談着黑夜裏的海洋，也談着黎明太陽剛露臉時候的海洋。可是大都是談着在中午太陽光底下躺在礁石上晒太陽的鯨魚，海豚，跟海豹。接着我們談着海鷗和鷺鷹，你知道，還有旁的所有的海鳥。並且——你可相信嗎？——當我們在談那些東西的時候，我感到不論是海禽跟海鳥彷彿跟他都很親切似的。

萬奇爾 你自個兒呢？——

意里達 不錯，我幾何也一樣跟牠們很親切。

萬奇爾 是的，是的，可——是你自個兒怎麼會跟他訂婚呢？

意里達 噫！他說我一定要跟他訂婚。

萬奇爾 一定？你自個兒難道沒有意志嗎？

意里達 在他身邊我就沒有了。哦——後來所有對我彷彿完全是不可解釋似的。

萬奇爾 你時常碰見他嗎？

意里達 不，不常碰見。他有一天到燈塔上來，我就這樣的認識了他。以後我們不定期地碰了幾次面。

可是接着發生了船長的那件事；他就跑了。

萬奇爾 哦，是的，就把那件事講給我聽吧！

意里達 有一天清早，天朦朧亮的時候，我收到他一張紙條。這裏面說，叫我一定要到婆萊漢茂去會

他——你知道，就是燈塔和霞特威克中間的那個海峽上。

萬奇爾 不錯，不錯——我知道。

意里達 那紙條裏寫着，叫我馬上到那邊去，因為他有話要跟我說。

萬奇爾 你就去啦？

意里達 不錯，我不得不去。於是他告訴我，他在晚上暗殺了那船長。

萬奇爾 他自個兒跟你說的老實地說了出來！

意里達 不錯。可是他說祇是爲了正義跟公理才那樣做的。

萬奇爾 正義和公理？那末他暗殺船長有什麼理由呢？

意里達 他沒有告訴我理由。他說這不是我該知道的事情。

萬奇爾 他的沒根據的話，你相信嗎？

意里達 相信，我從來沒有疑惑過他。嗯，無論怎麼樣，他得跑了。可是在我們告別的一剎那——不，你

永遠想像不到他做了些什麼。

萬奇爾 呃，那末你告訴我吧。

意里達 他從口袋裏面拿出一個鑰環，並且把他手裏常帶的戒指拿了下來。於是他把我常帶的小戒指也脫了，把那兩個戒指一塊放在鑰環上。於是他說我們倆應該到海裏面去結婚，

萬奇爾 結婚？——

意里達 不錯，他那樣說。接着他把那大鑰環跟兩個小戒指用盡了氣力扔在海裏面。

萬奇爾 意里達，你那你也同意嗎？

意里達 噯，你難道不相信，那時候我想這是準成功的。——可是，謝謝老天，接着他就跑啦！

萬奇爾 當他跑了以後呢？

意里達 哦，你可以相信我馬上就回復了自己的本性。我明白我所做的事是多傻，多沒意思。

萬奇爾 可是你說起關於信的事。以後你聽到過他的消息沒有？

意里達 有的，我聽到過他的消息。首先，我收到他從亞爾干日爾（註）寄來的一兩封信。他除了說要

到美國去以外，沒說旁的話；他還告訴我回信的地址。

萬奇爾 你寫了回信嗎？

意里達 我馬上就寫。我當然說所有我們之間的關係都完了——叫他永遠別再想起我，而我永遠也不會再想起他啦。

（註）亞爾干日爾（Archangel）俄羅斯北部大城，以出皮貨聞名。

萬奇爾 雖然那末樣，可是他還寫信給你嗎？

意里達 不錯，他還寫的。

萬奇爾 你對他說的話他有什麼回答嗎？

意里達 一個字兒也沒有。他寫着彷彿我從沒有跟他絕交過。他很安靜地對我說：我得等着他。當他

要我的時候會通知我，那我就可以馬上到他那兒去。

萬奇爾 他沒放棄你嗎？

意里達 沒有。所以我又寫了封信去，跟以前寫得差不得一樣；祇是更厲害一點兒。

萬奇爾 那末他可放棄嗎？

意里達 哦，沒有一點兒也沒有。他依然很安靜地寫信給我，對於我給他的破裂一點兒也不在意。於

是我明白，這是沒有用啦；所以從此以後我就沒再寫信給他。

萬奇爾 你還聽到他的消息沒有？

意里達 聽到的，以後我收到他三封信。一封是打加利佛尼亞寫來的，還有一封是在中國寫的。最後

我收到他的一封信是由澳大利亞發的。他說他要去開金礦；此後我就沒聽到他的消息了。

萬奇爾 意里達，那人對你一定有一種變態的力量。

意里達 哦，對呀，對呀，那個可怕的人！



萬奇爾 可是你千萬別再想起這件事啦！決不要想起它！答應我吧，我親愛的，我的寶貝意里達！我們現在要爲你試試另外一種治療——找一個比這個內港空氣更新鮮的地方。一陣陣狂大的海風，親愛的！你以爲那件事怎麼樣？

意里達 哦，別說起這件事！別想起這些事！這對我一點兒也沒有益處的。我知道，我感覺到，即使到了那邊我也不可能忘了這件事的。

萬奇爾 忘了什麼，親愛的，——你說什麼？

意里達 我說是怕他。怕他那控制我靈魂的不可測的力量——

萬奇爾 可是你已經把它忘了啦！當你跟他絕交的時候，很久很久以前。這早已都完啦。

意里達 （跳起來）不，沒有完；這還沒有完啦！

萬奇爾 沒有完！

意里達 沒有，萬奇爾，——沒有完呢！我怕將來永遠不會完。這一生是不會完了。

萬奇爾 （聲音哽住）你是不是說在你心底裏永遠不能忘了那陌生的男人？

意里達 我已經忘了他啦。可是突然他好像又出現啦。

萬奇爾 那件事有多久啦？

意里達 離開現在大概有三年啦，或者還要久一點兒。——這就是在——在那孩子沒生出來以前。

萬奇爾 哦，那時候？在那情形下，意里達——我慢慢地明白這件事啦。

意里達 親愛的，你弄錯啦！這件事控制着我——哦，我想你決不會明白。

萬奇爾 （瞧着他，痛苦地。）你想，所有這三年來你的心都放在另外一個男人身上。在旁人那兒！不

在我這兒——可是在別人那兒！

意里達 哦，你完全誤會我啦。除了你以外什麼人我也不愛。

萬奇爾 （低聲）那末你爲什麼在那時候不允許跟我住在一塊兒做我的妻子呢？

意里達 那是因爲我覺得那陌生人是怪可怕的。

萬奇爾 可怕——

意里達 不錯，可怕。一種恐懼，這一種可怕祇有海裏面能夠發生出來。因爲現在我應該告訴你，萬奇

爾——

上。【年青的市民自左首後面上，鞠着躬，自右首下。亞霍爾姆，波立塔，希爾達和林格斯蘭特隨他們

波立塔 （當他們過去了）什麼！還在這兒上面？

希爾達 不錯，在高地上真涼快，真舒服。

亞霍爾姆 至於我們，我們還是到下邊去跳舞吧。

萬奇爾 好極啦。我們馬上也下來。

希爾達 那末，再見啦。

意里達 林格斯蘭特先生——請你等一會兒。

【林格斯蘭特站住。亞霍爾姆，波立塔和希爾達自右首下。】

意里達 （對林格斯蘭特）你也要去跳舞嗎？

林格斯蘭特 不，萬奇爾太太，我怕不能跳。

意里達 對，我應該小心點兒。你肺部很衰弱，你知道——你還沒有把它診好呢。

林格斯蘭特 是的，沒有完全好。

意里達 （有些猶豫不決）你從那次航海以後到現在有多久啦？——

林格斯蘭特 是我得到創傷的那次航海嗎？

意里達 不錯，今兒早晨你告訴我們的那一次航海。

林格斯蘭特 哦，這大概有——等一會——對了，這恰巧有三年啦。

意里達 三年？

林格斯蘭特 或者三年多。我們二月離開美國，三月裏遇了險。我們是碰到春分時候的暴風雨。

意里達 （瞧着萬奇爾）你瞧就在那時候——

萬奇爾 可是，我親愛的意里達？——

意里達 好，林格斯蘭特先生，我們不留住你啦。去吧，可是別跳舞。

林格斯蘭特 不，我祇不過看看吧了。

【他自右側下。】

萬奇爾 親愛的意里達，你爲什麼要詰問他那次航海的事呢？

意里達 約翰斯登在同一條船裏。那是我很拿得穩的。

萬奇爾 你爲什麼那樣想？

意里達 （沒有回答他）就在那船上他知道了，當他走了以後，我跟另外一個人結婚了。於是，同時

這也就降臨到我身上。

萬奇爾 這個恐怖？

意里達 不錯。我常常突然看見他龐大地站在我面前，或者是站在我身邊，他祇是站在那兒，他永遠

不看我。

萬奇爾 他的樣子怎麼樣的？

意里達 正跟我最後一次看見他的一樣。

萬奇爾 十年以前？

意里達 不錯。在婆萊漢茂外邊。尤其看得清楚的是那有一顆翡翠珠寶的別針。那珠寶彷彿一條死魚的眼睛。好像睜了眼瞧着我。

萬奇爾 天哪！——你的病比我想像的還厲害；意里達，比你自個兒所害怕的還厲害。

意里達 不錯，不錯，——要是你可能的話，救救我吧！因為我覺得這逼得我一天天的厲害啦。

萬奇爾 整整的三年你就像這樣子！你祕密地忍受着這慘痛，沒有告訴我！

意里達 哦，我不能告訴你當這成功了爲你所必要知道的時候，我也不能告訴你呀。要是我把所有

這些都告訴了你，我也得把不能夠說的——也告訴你——

萬奇爾 不能夠說的？——

意里達 （支吾地）不，不，不！你別問！我祇做了一件事。——萬奇爾，我們怎麼樣去領會那孩子的眼

睛的神祕性呢？

萬奇爾 我的好意里達，我老實跟你說，這完全是你一方面的幻想。那孩子的眼睛跟普通孩子的眼

睛活脫兒的一樣。

意里達 不，不一樣！你怎麼會看不見呢？孩子的眼睛隨裏海裏的氣候而變顏色。假如海灣天晴浪靜，

那眼睛也是喜溢而溫和。在暴風雨的時候也一樣改變。哦，要是你沒看見，我可看見得仔仔細細。

萬奇爾 （跟她打趣地）哼——也許是的。不過即使是那樣子，那就怎麼啦？

意里達 (溫柔地,接近他。)我在以前也看見那種眼睛。

萬奇爾 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

意里達 在婆萊漢茂外邊。十年以前,

萬奇爾 (驚退一步)你怎麼——

意里達 (低語,哆嗦地。)那孩子的眼睛跟那陌生人的眼睛完全一樣。

萬奇爾 (不由地呼喊起來)意里達——

意里達 (雙手捏住了他的頭,失望地。)現在你準可以明白爲什麼我永遠不肯——不肯跟你住

在一塊做你的妻子啦!

【她轉身急忙地向右側山下衝去。】

萬奇爾 (忙隨着她,呼喊着。)意里達!意里達!我的可憐傷心的意里達!

第三幕

景

萬奇爾醫生花園裏偏僻的一角。那地方是抑鬱而卑溼的，被一顆大的古樹蔭蔽着。右側可看到一個死池的邊緣。後面是海灣，海灣和花園中間有一道露天的低籬笆。更遠處，在海灣之外，有連綿山脈和突出的山峯。是在午後的盡頭，差不多將要近黃昏了。

波立塔坐在左側的石頭座上。籬笆石座上放了幾冊書和一隻針線袋。希爾達和林格斯蘭特站在池旁，兩人手裏都拿着釣魚竿。

希爾達（對林格斯蘭特做了個手勢）別動！我看見那邊兒有一條大魚！

林格斯蘭特（瞧着）在什麼地方？

希爾達（指着）你沒看見——那邊下去啦。瞧那邊又來了一條（從樹叢中瞧着外邊）呢——

他一來就把魚兒吓跑啦！

波立塔（抬頭望）誰來啦？

希爾達你的老師，小姐呀！

波立塔我的——

希爾達 對呀；千謝萬謝！他從沒教過我！

【亞霍爾姆自右側樹叢中走來。】

亞霍爾姆 現在池裏有魚嗎？

希爾達 嗯，池裏有幾條老鯉魚。

亞霍爾姆 喔，老鯉魚還活着嗎？

希爾達 不錯；我告訴你，老鯉魚很倔強呢。可是現在我們要叫裏面幾條有一個歸宿。

亞霍爾姆 你們得到海灣裏去試試看。

林格斯蘭特 不，池子裏——那池子裏真像你所說的羅曼的克一點兒。

希爾達 不錯；這兒比較特殊一點。——你剛才可洗了澡嗎？

亞霍爾姆 一點兒也不錯。我才打浴室裏出來。

希爾達 你總是在圈定地裏面嗎？

亞霍爾姆 不錯，我不是一個好游泳家。

希爾達 你能仰着身游泳嗎？

亞霍爾姆 不能。

希爾達 我能。（對林格斯蘭特）我們到另一邊去試試看吧。（他們沿着池塘自右首下。）



亞霍爾姆 (走到波立塔那兒) 波立塔,你就一個人在這兒嗎?

波立塔 哦,不錯,我時常這樣。

亞霍爾姆 你母親在花園裏嗎?

波立塔 不在,我想她是跟爸爸出去散步啦。

亞霍爾姆 今兒個下半年她怎麼啦?

波立塔 我不大知道。我忘了問她。

亞霍爾姆 你放在那邊的是些什麼書?

波立塔 哦,一本是植物書;另一本是地理書。

亞霍爾姆 你喜歡這一類書嗎?

波立塔 嗯,假如我有時間去看的話——可是我最要緊的責任是家務。

亞霍爾姆 可是難道你的母親——你的繼母——不幫你做那些事嗎?

波立塔 不,這是我的責任。當爸爸一個人生活那兩年裏我就照顧了;所以直到現在還是由我照顧。

亞霍爾姆 可是你依然很喜歡唸書?

波立塔 不錯,我所能夠得到手的那些有用的書我都唸。知道一些世界知識是多好的事阿。在這兒,

我們的生活和外界太隔離了——或者幾何可以說完全隔離了。

亞霍爾姆 不，我親愛的波立塔，別那樣說。

波立塔 可是我要那樣說。我們的生活跟那邊死池裏的鯉魚的生活完全一樣。牠們的附近就有深  
深的海灣，在那邊成羣的游魚自由地來來去去。可是所有那些事，那可憐沒用的家魚全不知道；  
牠們永遠不能到海裏面去。

亞霍爾姆 要是牠們到了海裏，我看總有些不合式。

波立塔 哦，我以為那沒什麼大關係。

亞霍爾姆 再說，你不能說這兒是完全跟外邊隔離。在夏天無論如何更不能說了。現在這兒是地方  
上時摩生活的中心點——往來船舶集合地。

波立塔 (笑着) 哦，你自個兒是在坐着船來來往往呀；這——你就容易跟我們打哈哈啦。

亞霍爾姆 我打哈哈——你怎麼會想起那件事來的？

波立塔 怎麼，所有這些關於中心點呀，時摩生活呀，集合地呀；這祇是你聽見鎮市上的人說的；他們  
總是那樣說。

亞霍爾姆 不錯，說實在的，我也感覺到。

波立塔 可是這些話對於我們經常住在這兒的人——實在不是一句真話。要我們這兒變成現代  
化這跟半夜裏出太陽不是一樣嗎？這對於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不能夠參加時代的潮流。

太陽決不會爲了我們在半夜裏出來。哦，不會的；我們千萬要丟了那種苟延在這兒，像鯉魚池裏一樣生活。

亞霍爾姆（坐在她身旁）告訴我，親愛的波立塔——我疑惑你在這兒家裏面好像在希望着——

一些什麼事——我說是一些特殊的事？

波立塔 嗯，也許有的。

亞霍爾姆 那末是什麼呢？你希望些什麼呢？

波立塔 主要是想出走。

亞霍爾姆 這是頂重要的事嗎？

波立塔 不錯；其次是想稍微多唸一點兒書；真的知道些普通的知識。

亞霍爾姆 當我在教你書的時候，你父親常常說：他要送你到大學堂裏去唸書。

波立塔 哦，是的，可憐的父親——他說了許多許多事情。可是當事情臨到了頭上，那時候——他就

沒有一點真正的能力。

亞霍爾姆 不，不幸呀——我想不會的。可是你可曾跟他談到關於這些事嗎？我是說，應該真誠地逼

着他。

波立塔 沒有，我沒有那樣做。

亞霍爾姆 可是，波立塔，你得做，你應該做，不然怕要太遲了。你爲什麼不做呢？

波立塔 我想是，哦，因爲我自個兒也沒有真正的能力。在那方面我也許跟爸爸一樣。

亞霍爾姆 哼——我怕，你有沒有做了對自個兒不公平的事嗎？

波立塔 哦，說起來也傷心，我沒有。爸爸沒有什麼時間想到我以及我的將來——簡直什麼也沒有

想到。他盡可能地把那種事情扔在一旁；他全付精神都被意里達佔有了——

亞霍爾姆 給誰？——怎麼？——

波立塔 我是說他跟我的繼母——（突然停住）你明白，爸爸和媽媽是扔了我們單獨生活的。

亞霍爾姆 嗯，所以你要跑的理由是更多了。

波立塔 不錯，可是我覺得彷彿沒有理由跑走——沒有理由離開我爸爸。

亞霍爾姆 可是我親愛的波立塔，無論如何你將來總要離開他的；我說還是早一點的好。

波立塔 不錯，我想祇有這辦法。我自個兒也得想法子去找另外一個安身的地方。當我爸爸一旦死

了的時候，我就沒有人可以依靠啦。——可是可憐的爸爸——一想到要離開他，我真怕。

亞霍爾姆 怕——

波立塔 不錯，爲了他自身。

亞霍爾姆 唉呀，可是你繼母怎麼樣呢？她還是跟着你爸爸呀。

波立塔 不錯，一點也不錯。可是她並不像我媽一樣把所有的事情佈置得蠻有條理的。有許多事情她不知道，或者是不願知道——或者要把她自個兒煩死了。我不知道用什麼法子處理這些事。

亞霍爾姆 嘿——我想我明白你所說的話了。

波立塔 可憐的爸爸——有時候他意志很薄弱。我想你自己已經發覺啦。你知道，他整個時間不能夠支配許多事情；而且我繼母也並不想幫他些什麼忙——雖然，自然有一些是我爸爸的不好。

亞霍爾姆 怎麼？

波立塔 哦，爸爸總喜歡他四周的人都帶着笑臉，他說在家裏面必須光明快樂跟稱心如意。所以我怕爸爸常給她吃藥，日子一久就沒用了。

亞霍爾姆 你真是這樣想嗎？

波立塔 是的，我不能不這樣想。她有時候是太奇怪啦。（激動）可是現在要我默在這兒家裏面，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嗎？這對爸爸真是一點兒也沒有用；我想，我對自個兒總也有些責任。

亞霍爾姆 我要告訴你的，我親愛的波立塔——我們得把所有這些事仔細的談一談。

波立塔 哦，那也沒什麼用；我敢說我生來就注定在這兒魚池裏過一輩子啦。

亞霍爾姆 並不一定這樣。這完全要看你自個兒。

波立塔 （急切地）你是這末想嗎？

亞霍爾姆 不錯，相信我吧；這件事完全由你自個兒決定。

波立塔 哦，假如我要做了——你肯爲了我在爸爸面前說一句話嗎？

亞霍爾姆 我當然肯。可是，我親愛的波立塔，首先我要跟你坦白地談一談。（向左側望出去）噓！別給誰知道；咱們往後再談這件事吧。

【意里達自右首上。她沒有戴帽子，可是頭上和肩上披了一件輕圍巾。】

意里達 （做作欣喜地）這兒多好多舒服！

亞霍爾姆 （站起）你可曾出去散步嗎？

意里達 不錯，跟萬奇爾走了很久，很快活；現在我們預備出去遊船。

波立塔 您不坐嗎？

意里達 不，謝謝你，我不要坐。

波立塔 （沿着凳子移動一下）這兒有空座位。

意里達 （踱着步）不，不，我不要坐；我不要坐。

亞霍爾姆 散步對你準有益處；你彷彿有生氣多啦。

意里達 哦，我覺得很舒服！我感覺到說不出的快活！太安坦！太安坦！——（瞧着左側）那開進來的  
是什麼大輪船？

波立塔 (站起, 瞧着外邊。) 這準是英國大輪船。

亞霍爾姆 他們在浮標那兒拋了錨。這船是不是常停在這兒?

波立塔 祇停半點鐘; 還要開到海灣裏去的。

意里達 接着明兒個又要開出去了; ——開到空寬的大海裏面; 直漂在海洋上。假如一個人可能的

話! 坐了那大船出去, 你們想想看! 假如一個人可能! ——

亞霍爾姆 萬奇爾太太, 你從來沒長途航海過嗎?

意里達 從來沒有; 祇在海灣裏航着玩玩。

波立塔 (嘆了口氣) 哦, 沒有, 我們不得不留在這沒趣味的土地上。

亞霍爾姆 嗯, 無論如何, 這是我們必然的關係。

意里達 不, 我並不這樣想。

亞霍爾姆 不是沒趣味的土地嗎?

意里達 不, 我並不相信我們不能離開這沒趣味的土地。我相信假如一個人一開始就慣於生活在

海洋裏——或者就是在海裏面——我們在那時候的生活一定遠比現在的來得美滿——又

好, 又快活。

亞霍爾姆 你真是相信那件事嗎?

意里達 不錯，我確是這樣感覺到。我也時常跟萬奇爾談起這件事。

亞霍爾姆 嗯，他——

意里達 哦，他以為這裏面也許有點兒道理。

亞霍爾姆 （打趣地） 嗯，誰知道呢？可是事情做了也就算了。我們要使自己成爲一個大陸上的生物，也祇有一次機會。我怕現在要矯正錯誤也太遲啦。

意里達 不錯，那是一個不幸的真理。我相信每個人自個兒總有一種天生的感覺——這彷彿是個祕密的憂恨一樣擾着他們。相信我的話，這就是人類悲傷的根基。我相信它有一種力量。

亞霍爾姆 可是，我親愛的萬奇爾太太——我從沒有發覺每個人都是這樣悲傷。相反的，我說大部份人所過的生活是愉快而光明的——有一種偉大，安靜，不自知的快活。

意里達 哦，不，並不是那樣。那個快活——正彷彿在漫長夏天裏我們的快活一樣。這裏面就有一種黑暗將要來的預兆。這個預兆把它的影子籠罩在人類的快活上——正像飄着的煙雲罩在海

灣上面一樣。那邊本是藍天跟太陽；接着突然——

波立塔 你得丟了這種憂傷的念頭。剛才你是多快活，多愉快——

意里達 不錯，不錯，我是這樣。哦，這個——這就是我傻的地方。（不安地瞧着四周）假如萬奇爾要到這兒來的話。他是這末誠意地約好我的；可是他沒有來。他準是忘了。親愛的亞霍爾姆先生，你



肯爲我去找他嗎？

亞霍爾姆 好好的。

意里達 跟他說：他真得馬上就來；因爲我現在不能不見見他——

亞霍爾姆 不見見他？——

意里達 哦，你不明白我。當他不在我面前的時候，我老不能記起他是像什麼樣的；於是，彷彿我是完全失去他啦。——這痛苦，是太可怕啦。去吧！

【她向魚池那邊徘徊着。】

波立塔 （對亞霍爾姆）我跟你一塊兒去；你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亞霍爾姆 哦，別麻煩了，我找得着——

波立塔 （低聲地）不，不，我心裏不安坦。我怕他在外面船上——

亞霍爾姆 怕？

波立塔 不錯，他時常要去看，在那些旅客裏有沒有他認識的人；在船裏面有酒吧間——

亞霍爾姆 哦！那末走吧！

【他和波立塔自左邊下。】

【意里達站着，向池裏注視着。她時時低聲而不連貫地自語着。】

「花園籬笆的路外面，一個異鄉人提了旅行袋自左邊上。他叢生着紅頭髮和紅鬍鬚，帶了頂蘇格蘭小帽，一隻旅行袋用皮帶繫住了背在肩上。」

異鄉人 (沿着籬笆慢慢地走着，瞧着花園裏面。當他看到意里達的時候，他站住了，仔細而探究地瞧着她，低聲地說) 你好，意里達！

意里達 (回轉身，叫着) 哦，我親愛的——你到底來啦！

異鄉人 不錯，到底來啦！

意里達 (瞅着他，驚愕地，但也明白了。) 你是誰？你到這兒來是找誰的？

異鄉人 你知道我是誰。

意里達 (驚怔地) 這是什麼！你跟我說的話多奇怪！你是來找誰的？

異鄉人 自然我是來找你的。

意里達 (一怔) 啊——(盯着他半晌，猛烈畏縮地後退，迸出一聲幾乎是快窒息的尖呼。) 那眼睛——那眼睛！

異鄉人 嗯，你到底慢慢地認識我啦？意里達，我一看見你就認識了。

意里達 那眼睛！別那末樣瞧着我！我要叫救命啦！

異鄉人 噓，別害怕。我不會害你的。

意里達 (雙手蒙住了眼睛) 我說, 別那末樣瞧着我!

異鄉人 (他的手臂放在花園裏的籬笆上) 我是坐英國輪船來的。

意里達 (畏縮地瞥了他一眼) 你來找我幹什麼?

異鄉人 我答應過你, 我會再來的, 要是我能夠的話立刻就來——

意里達 去吧! 再去吧! 永遠——永遠別再到這兒來吧! 我寫信告訴了你, 我們之間的關係應該完了!

全完啦! 你知道我已經實行了!

異鄉人 (鎮靜地, 沒回答) 我想早一點來看你, 可是我不能夠。意里達, 到底給我找着了路, 我又來了。

意里達 你爲什麼來找我? 你想些什麼事? 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異鄉人 你很明白我是來帶你走的。

意里達 (恐懼地退縮一步) 帶我走! 那就是你的來意嗎?

異鄉人 不錯, 當然囉。

意里達 可是你自然知道我已經結過婚了!

異鄉人 不錯, 我知道。

意里達 可是——雖然那樣, 你還來要——要——要帶我走!

異鄉人 不錯，你知道我要帶你走。

意里達 (雙手攥住了自己的頭) 哦，這可怕的——哦，那怕人的，怕人的——

異鄉人 也許你不要我來？

意里達 (發狂似地) 別那末樣瞧着我！

異鄉人 我問你，你要不要我來？

意里達 不，不，不要我！不要！永遠不要！我說，我不願意。我既不能夠，也不願意。(低聲) 我不敢。

異鄉人 (爬過籬笆到了花園裏) 那末很好，意里達——在我走以前讓我跟你說一件事。

意里達 (想逃走，但不可能。彷彿被恐懼吓得麻痺地站着，身靠在池旁的樹桿上) 別碰我！別走近

我！別動！我說，別碰我！

異鄉人 (謹慎地向她走近一兩步) 意里達，你千萬別那末樣怕我！

意里達 (雙手蒙住了眼) 別那末樣瞧着我！

異鄉人 甯害怕！甯害怕！

〔萬奇爾醫生自左邊花園裏上。〕

萬奇爾 (當他沒有在樹叢出來以前) 嗯，我害你等了好久啦。

意里達 (衝向他，緊抓住了他的手臂，叫喊起來) 哦，萬奇爾——救救我！要是你能夠的話——救

救我吧！

萬奇爾 意里達，喲，什麼事——

意里達 救救我，萬奇爾！你沒看見他嗎？他站在那邊！

萬奇爾 (瞧着他) 在那邊的那個人(走向他) 你是誰容許我問你幹什麼到花園裏來？

異鄉人 (點着頭，指意里達) 我要跟她說話。

萬奇爾 真的。那末我想你就是——(對意里達)——我聽說有一個陌生人到家裏來找你。

異鄉人 不錯，就是我。

萬奇爾 你找我妻子有什麼事嗎？(轉身) 意里達，你認識他嗎？

意里達 (低聲，緊握着雙手) 我認識他不是，是，認識！

萬奇爾 (急匆地) 啊？

意里達 哦，萬奇爾，這就是他！這就是他！自個兒他——你知道的呀！——

萬奇爾 什麼？你說什麼？(轉身) 你是不是那個約翰斯登，他是——

異鄉人 嗯，要是你喜歡的話，可以稱我約翰斯登。雖然這不是我的名字。

萬奇爾 不是的？

異鄉人 現在不是了。

萬奇爾 你來找我妻子能幹些什麼？因為你自然知道那管燈塔的女兒幾年以前就嫁了人。而且你

準也知道她的丈夫是誰。

異鄉人 我知道這回事已經有三年啦。

意里達 （急切地）你怎麼會知道的？

異鄉人 在我回家找你的路上。我在一張舊報紙上看到那件事；這裏面有你的結婚的通告。

意里達 （直望着前面）我的結婚——所以這是那——

異鄉人 這使我感到太奇怪啦！意里達，因為兩個戒指連攏在一起，那也是一種結婚。

意里達 （兩手蒙住了臉）哦——

萬奇爾 你怎麼敢——

異鄉人 你忘了嗎？

意里達 （當她發覺他在瞧着她的時候吶喊了起來：）別那末樣站着瞧着我！

萬奇爾 （站在他面前）你有什麼話跟我說吧，別跟她說。既然你明白了那情形——現在簡括地

說——你到這兒來是幹什麼的？你幹什麼到這兒來找我的妻子？

異鄉人 我跟意里達約好了的，我能夠來，就馬上來。

萬奇爾 意里達——還有呢？——

異鄉人 而且意里達也誠懇地答應等着我，直到我回來。

萬奇爾 我以為你用她的小名叫我妻子。在這兒這種親熱的稱呼是不常見的。

異鄉人 那我很明白。可是她首先是屬於我的——

萬奇爾 屬於你還屬於你！——

意里達 (畏縮在萬奇爾背後) 哦！——他還不放我自由！

萬奇爾 屬於你！你說她是屬於你的？

異鄉人 她會告訴你關於兩隻戒指的那回事嗎？我和意里達的戒指？

萬奇爾 不錯，有的。可是那就怎麼啦？以後她又把它毀啦。你收到了她的信，所以你不能不明白。

異鄉人 意里達跟我都同意那件戒指的事是完全出於真意，並且是健全的結婚。

意里達 可是我跟你說！我否認，我從來沒有跟你做過什麼事！別那末樣瞧着我！我跟你說，我不願意！

異鄉人 那就對啦。像你所說的，我實在不能對你有所要求。

萬奇爾 那末你來幹什麼的？你不能幻想你能用強力把她從我那兒奪走——違反了她自個兒的

意志。

異鄉人 不。那有什麼用呢？要是意里達決是我的，她決定是出於自個兒自由的意志。

意里達 (驚愕地喊叫起來) 出於我自個兒自由的意志！——

萬奇爾 你還能以爲——

意里達 (自語)我自個兒自由的意志——

萬奇爾 你準是瘋啦。走吧！走吧！我們跟你沒有什麼事可談的啦。

異鄉人 (看了看他的錶)我馬上又要上船去啦。(走前一步)好好，意里達；現在我已經實行了

我的諾言。(更走近些)我已經實行了我答應你的話。

意里達 (切求地，畏縮着)哦，別碰我！

異鄉人 我讓你考慮一下。直——直到明兒晚上——

萬奇爾 這沒什麼可考慮的啦。明白些走吧！

異鄉人 (依然對意里達)現在我要上船到海灣裏去啦；明兒晚上我會再回來看你。你得在這兒

花園裏等着我，你知道，因為我要單獨一個人跟你決定這件事。

意里達 (低聲而哆嗦地)哦，萬奇爾，你聽見那話嗎？

萬奇爾 別怕！我們可以想法子去防止這一拜訪。

異鄉人 意里達，再見啦。那末明兒晚上見。

意里達 (乞求地)哦，不——明兒晚上別來！永遠不要再來啦！

異鄉人 要是在那時候你能決心跟我一塊兒去航海的話——



意里達 哦，別那末樣瞧着我——

異鄉人 我祇要你明白，在那情形下你得準備動身。

萬奇爾 意里達，到裏邊屋子裏去吧。

意里達 我不能，哦，救救我。萬奇爾，救救我吧！

異鄉人 你得記着，要是明兒個你不跟我走，那就什麼都完啦。

意里達 （瞧着他，顫抖地。）都要完了嗎？——永遠地？——

異鄉人 （點點頭。）意里達，你爲什麼永遠不幹呢？我永遠不會回到這國家來；你永遠不會再見到

我，也不會聽到我的消息。我對你像是永遠死去了。

意里達 （不安地喘息着）哦！

異鄉人 所以仔細地考慮考慮你做的事，再見啦。（他爬過籬笆，站住，然後說：）不錯，意里達，——預

備明兒晚上動身吧；我會來帶你走的。

【他慢慢地安靜地自右邊路上下。】

意里達 （瞧着他半晌。）他說，出於我自個兒自由的意志！你想想那個——他說我得出於我自個

兒自由的意志跟他走。

萬奇爾 安靜些吧。現在他是走啦，你再也不會看見他啦。

意里達 哦，你怎麼能說那種話呢？明兒晚上他再要來的。

萬奇爾 讓他來好了；我看他見不着你。

意里達 (搖搖頭) 哦，萬奇爾，你別想能夠阻止他。

萬奇爾 我能，是的，最親愛的——相信我。

意里達 (沈思，沒聽他的話) 當他到了這兒——明兒個晚上——當他坐了輪船上海洋裏去的

時候——

萬奇爾 嗯，那就怎麼啦？

意里達 我疑惑他是不是願意永遠——永遠不再來。

萬奇爾 不，親愛的意里達，那你可以信得過。那以後他到這兒來幹什麼？他現在聽你親口說：爲了他，

你什麼事也不願做；那事情就完啦。

意里達 (自語) 那末明天——或者是永遠——

萬奇爾 就說假如他想再來——

意里達 (急切地) 那就怎麼啦？——

萬奇爾 怎麼，我們知道怎麼樣對付他。

意里達 哦，別那樣想！

萬奇爾 我說，我們知道怎麼樣做！要是他不能使你平安而走開，那末他得爲了謀害船長而受罰。

意里達 (激動) 不，不，不——決不要那樣！關於謀害船長那件事我們什麼也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萬奇爾 我們什麼也不知道！怎麼，他自個兒對你承認的。

意里達 不，不是關於那件事！要是你說什麼我會否認的。他不該被拘禁起來！他的天下就是廣寬的

大海。那就是他的家。

萬奇爾 (瞧着她低聲地說) 喔，意里達——意里達！

意里達 (熱情地緊貼着他) 哦，親愛的，忠厚的——把我從那個人那兒救出來吧！

萬奇爾 (溫和地脫開身) 來跟我來！

【林格斯蘭特和希爾達從魚池的左側上，兩人手裏都拿着魚鈎竿。】

林格斯蘭特 (急走向意里達) 哦，你以爲怎麼樣，萬奇爾太太——我有件奇怪的事情告訴你！

萬奇爾 什麼事？

林格斯蘭特 正像是幻想一樣，我們看見了那個美國人。

萬奇爾 美國人？

希爾達 不錯，我也看見他的。

林格斯蘭特 他在花園後面繞過去，後來上英國大輪船上去啦。

萬奇爾 你在哪兒認識那個人的？

林格斯蘭特 有一次我跟他一塊兒航過海。我以前以為他是淹死了；而他又在這兒活活地出現啦。

萬奇爾 你還知道他什麼事嗎？

林格斯蘭特 不是；可是我相信他是回來向他不忠實的妻子報復的。

萬奇爾 你說什麼？

希爾達 林格斯蘭特預備把他放在他所做的羣像裏面。

萬奇爾 我真莫名其妙——

意里達 以後你會慢慢地全知道的。

【亞霍爾姆和波立塔自花園外邊路的左端走來。】

波立塔 (對着花園裏的那些人) 來瞧呀！那英國大輪船正開到海灣裏去啦。

【一隻大輪船在不遠地方慢慢開起來。】

林格斯蘭特 (對希爾達, 在花園籬笆附近) 今兒晚上他準去突擊她。

希爾達 (點頭) 不錯——對他不忠實的妻子。

林格斯蘭特 你想像想像看——在半夜裏。

希爾達 哦, 那準是很驚人的!

意里達 (瞧着那船) 那末明兒個——

萬奇爾 那以後，永遠不會來啦。

意里達 (低聲而哆嗦地) 哦，萬奇爾——救救我！

萬奇爾 (急切地瞧着她) 意里達，我堅信這裏面準有大道理。

意里達 所有那些事對我都是誘惑。

萬奇爾 所有那些誘惑——

意里達 那個人彷彿是跟海洋一樣。

【她自花園左側慢慢而深思地下。萬奇爾不安地隨着她身旁走着，好奇地瞧着她。】

## 第四幕

景 萬奇爾醫生家的花房內。門開在左右，後面兩窗之間，有一玻璃門直通陽臺。下面可看到花園的一部份。右側放一鋼琴，再向後則爲一大花架。屋子中央放一圓桌，四周圍有椅子。桌上放在正盛開着的玫瑰花，屋子裏還放着其他花盆。時在午前。波立塔坐着左邊近桌子的沙發上，正在刺繡。林格斯蘭特坐在桌子上首那椅子上。波立斯特坐在花園裏繪畫。希爾達站在他身旁，瞧着。

林格斯蘭特 (沉默地坐着，半晌，兩臂靠在桌上，看波立塔工作。) 萬奇爾小姐，像那樣沿邊縫攏上去，準是很困難的。

波立塔 哦，不，這並不很困難，要是你仔細地計算得正確的話——

林格斯蘭特 計算？你也計算嗎？

波立塔 不錯，計算針腳。瞧這兒。

林格斯蘭特 你真該這樣想想看這幾何也是一種藝術。你也能設計嗎？

波立塔 哦，能，當我面前有了一個範本的時候。

林格斯蘭特 不然的話就不能嗎？

波立塔 不能，不然的話就不能。

林格斯蘭特 那末這到底不能算是一種真正的藝術了。

波立塔 是的，這至多也不過是一種——技巧吧了。

林格斯蘭特 可是我想，你現在也許可能學習藝術？

波立塔 就是沒有真正的才能也行嗎？

林格斯蘭特 不錯，祇要你能常常跟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在一塊——雖然沒有才能也沒關係——

波立塔 你以為我能從他那兒學習些什麼嗎？

林格斯蘭特 我並不是說普通的「學習」那意思。可是我以為你慢慢的會學得——由於一種神

奇的力量，萬奇爾小姐。

波立塔 多奇怪。

林格斯蘭特 (半晌) 萬奇爾小姐，我說——你有沒有想到過——慎重而仔細地考慮過關於婚

姻大事嗎？

波立塔 (瞥了他一眼) 關於——沒有。

林格斯蘭特 我倒考慮過。

波立塔 真的；你考慮過？

林格斯蘭特 不錯。我時常想起說這一種事；特別是關於婚姻大事。於是我也唸了許多關於婚姻問題的書籍。我以為婚姻可以稱做一種奇蹟，女人是在慢慢的改變，而摹倣她的丈夫。

波立塔 你是說博得他的喜歡嗎？

林格斯蘭特 不錯，正是那樣。

波立塔 嗯，可是關於他的能力又怎麼啦？——他的天才和技能？

林格斯蘭特 哼——嗯——我怕它們也能——

波立塔 那末你是不是以為一個丈夫由書本上和思想上所得到的，也能這末樣傳給他妻子嗎？

林格斯蘭特 不錯，那也能；慢慢的來；彷彿是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可是自然我是說這是在那種懇切的，有愛情的，真正快活的婚姻裏才能發生。

波立塔 你從來沒有想過一個丈夫也能被他的妻子感化嗎？我是說，去摹倣她。

林格斯蘭特 一個丈夫？不，我從來沒那樣想過。

波立塔 可是為什麼兩個人不能一樣呢？

林格斯蘭特 不；你知道，一個男子有他謀生的職業。萬奇爾小姐，那就是所以希望一個男人要那樣堅強和大胆。他有他的畢生事業。

波立塔 每一個男人？



林格斯蘭特 哦，並不是，我完全是指藝術家。

波立塔 你以為一個藝術家應該結婚嗎？

林格斯蘭特 當然應該；要是他能夠找着一個他真正能喜歡的女人——

波立塔 我總以為他還是單爲了他的藝術而活着的好。

林格斯蘭特 自然他應該這樣；可是假如他結了婚，依然也能一樣工作。

波立塔 那末關於女人方面呢？

林格斯蘭特 女人哪一個女人——

波立塔 跟他結婚的女人。她活着爲了什麼呢？

林格斯蘭特 她也爲了他的藝術而活着。我想那對一個女人準是一件事很快活的。

波立塔 哼——我倒不大明白——

林格斯蘭特 哦，真的，萬奇爾小姐，相信我的話。這不單單是她從丈夫那兒享受到所有的名譽和光榮；那我以爲關係還小。可是她能幫助她丈夫去創造——她能常在他身邊使他的工作發揚光大，照顧他，使他的生活完全舒服而愉快。我以爲這準是女人的一種無上的樂趣。

波立塔 哦，你不承認你是多自私！

林格斯蘭特 我自私嗎？——哦，假如你祇了解我一點——（俯身向她）萬奇爾小姐，當我死的

時候——我是快了——

波立塔 (同情地瞞着他) 哦，別想起那些傷心的念頭。

林格斯蘭特 我看那也不見得有什麼多大的傷心。

波立塔 你這話怎麼講？

林格斯蘭特 我在一個月裏面要動身了，首先回家，以後再到南方去。

波立塔 哦，我知道。是的，是的。

林格斯蘭特 萬奇爾小姐，你將來會時常想起我嗎？

波立塔 很高興記起你。

林格斯蘭特 (欣然) 哦，答應我那樣！

波立塔 嗯，我答應你。

林格斯蘭特 波立塔小姐，正經的？

波立塔 正經。(變了聲調) 哦，可是所有那些有什麼用呢？永遠不生效果的事情。

林格斯蘭特 你怎麼能那樣說呢？當知道你在這兒家裏想念着我，對我是一種多大的快活呵。

波立塔 嗯，可是想了以後就怎麼啦？

林格斯蘭特 我真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些什麼事——

波立塔 我也一樣。我以為許多事情被阻住了，所有可能的事情都不能夠實現。

林格斯蘭特 哦，也許會發生幾件奇怪的事情。命運向好轉——或者旁的那一種事。我相信我的命運很不錯。

波立塔 （興奮地）哦，真的！你真這麼樣想嗎？

林格斯蘭特 不錯，我完全堅信這件事。以後——幾年功夫——我以一个盛名的雕刻家回到家裏面，有錢，身體康健——

波立塔 不錯，不錯；希望你能成功。

林格斯蘭特 你可以相信它——祇要當我在南方的時候你懇切而熱忱地想着我。那就是你要允許我做的事。

波立塔 嗯，我已經答應了。（搖搖頭）可是這依然是什麼也沒有用呀。

林格斯蘭特 不錯，波立塔小姐，這至少能使，能使我平安而迅速地完成我的羣像。

波立塔 你是這末想嗎？

林格斯蘭特 不錯，我心裏面這樣感覺到。而且我以為這也能使你興奮——在這個跟外界隔離的地方——知道你真是在幫着我創造。

波立塔 （望着他）嗯——可是你，在你那方面呢？

林格斯蘭特 我？

波立塔 (直瞧着花園裏) 噓！咱們談旁的事吧；亞霍爾姆先生來啦。

【我們可以看到亞霍爾姆出現於花園左側。他站住和波立斯特及希爾達說話。】

林格斯蘭特 波立塔小姐，你喜歡你的老教師嗎？

波立塔 我喜歡不喜歡他？

林格斯蘭特 不錯，我是說是愛不愛他？

波立塔 哦，愛，我自然愛他；他是一個多好的朋友，而且是一個多好的導師。當他一有機會的時候總

是那末喜歡幫助人家。

林格斯蘭特 奇怪嗎，他從沒結過婚？

波立塔 你以為這很奇怪嗎？

林格斯蘭特 不錯；人家說他很有錢。

波立塔 我想他是有錢的。可是我以為他要找一個願意嫁他的女人是太不容易了。

林格斯蘭特 爲什麼？

波立塔 哦，他所認識的女孩子差不多全是他的學生。他自個兒也那樣說過。

林格斯蘭特 爲什麼，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波立塔 爲什麼，哦，一個女孩子不能跟她的老師結婚的！

林格斯蘭特 你不以爲一個女孩子可能愛上她的老師嗎？

波立塔 當她長大了以後就不可能了。

林格斯蘭特 喔！多奇怪！

波立塔 （警告）噓！噓！

「波立斯特那時收集了了畫具拿了它們自右側花園下。希爾達幫着他。亞霍爾姆走上陽臺到屋子裏來。」

亞霍爾姆 你早，我親愛的波立塔。你早，先生——先生——哼！

「他惱恨地望着林格斯蘭特，冷靜地對他點了點頭，他站了起鞠了一躬。」

波立塔 （站起，走向亞霍爾姆）你早，亞霍爾姆先生！

亞霍爾姆 今兒個你們這兒都好嗎？

波立塔 謝謝你，很好。

亞霍爾姆 你繼母今兒個又出去洗澡了嗎？

波立塔 沒有，她在樓上自個兒屋子裏。

亞霍爾姆 不很舒服嗎？

波立塔 我不知道。她把自個兒鎖在裏面。

亞霍爾姆 哼——她把自個兒鎖在裏面？

林格斯蘭特 我想萬奇爾太太昨兒個被那美國人吓得太厲害啦。

亞霍爾姆 你怎麼會知道的？

林格斯蘭特 我跟萬奇爾太太說我親眼看見他在花園後邊走過。

亞霍爾姆 哦，真的。

波立塔 （對亞霍爾姆）你跟爸爸昨兒晚上談得很遲是嗎？

亞爾霍姆 不錯，很遲。我們討論着一個重要的問題。

波立塔 你跟他提起我跟我的事情嗎？

亞爾霍姆 沒有，我親愛的波立塔。我不能提起它，他被旁的事情所吸引住了。

波立塔 （嘆了口氣）哦，不錯——他總是這樣。

亞爾霍姆 （意味深切地瞅着她）可是現在，我——你應該另外談談那些事情。——你爸爸現在在

什麼地方他出去了嗎？

波立塔 我想他準是在下面外科醫室裏。我去叫他來。

亞爾霍姆 不，謝謝你不要去。我還是自個兒到下面去找他吧。

波立塔 (向左侧諦聽着) 等一會，亞霍爾姆先生。爸爸下樓來啦。不錯。他準是在樓上照顧她。(萬

奇爾醫生自左門進)

萬奇爾 (伸手向亞霍爾姆) 哦，我的好朋友，你早就在這兒了嗎？這末早就來，太好啦；我很想跟你談些旁的話呢。

波立塔 (對林格斯蘭特) 我們要不要到花園裏去跟希爾達玩一會？

林格斯蘭特 好極了，萬奇爾小姐。

【他和波立塔走到花園，在後面樹叢裏下。】

亞霍爾姆 (眼瞧着他們下，然後轉身對萬奇爾) 關於那個小夥子你很熟悉嗎？

萬奇爾 不，祇一點兒認識。

亞霍爾姆 那末你喜歡他跟女孩子們常混在一塊兒嗎？

萬奇爾 他常跟她們在一起嗎？我真沒注意到。

亞霍爾姆 你不以為你應該注意注意那種事嗎？

萬奇爾 不錯，你一點也不錯。可是天哪，一個可憐的人能做些什麼呢？女孩子們自己習慣地照顧自

己；她們不要由我或者意里達的指導。

亞霍爾姆 就是她也不要嗎？

萬奇爾 不再說我也不希望她去干涉那些事情，這跟她完全沒關係。（突然停住）可是那不是我們所要談的事。告訴我——你可曾再考慮過沒有？——所有那些我昨兒晚上跟你說的事？

亞霍爾姆 自從我們分手以後我沒有想起什麼事。

萬奇爾 你說我應該怎麼辦呢？

亞霍爾姆 我的好大夫，我說你以一個大夫的身份總該比我知道得清楚。

萬奇爾 哦，你祇要想想這對一個大夫是一件多困難的事情，當他要對一個他所深愛的病人作一個有效的判斷！而且這也不是普通的病——普通的大夫普通的醫藥是診治不了的。

亞霍爾姆 今兒個她怎麼樣？

萬奇爾 我剛才到上面去看她，她樣子很安靜。可是所有她話裏面彷彿有些什麼東西，那叫我不能領會。她是那樣易變——那樣不能預計——難免會突然反覆無常。

亞霍爾姆 那是一定由於她精神病態所造成的。

萬奇爾 並不完全是那個。她天生就有這種特性。那就是，意里達是屬於海上人家的。

亞霍爾姆 我的好大夫，你說些什麼話？

萬奇爾 你會發現在海外的居民可像旁的一種民族嗎？他們幾何是彷彿單是爲了海而活着的。在他們的思想 and 他們的感覺裏面你都能找得出那大海的氣氛——一會高一會兒低。並且他們



永遠受不了遷移。哦，我早就該想到這一點。使意里達離了海帶到了這兒，這對她絕對是一種痛苦！

亞霍爾姆 你近來怎麼會有那末樣的念頭呢？

萬奇爾 不錯，我逐漸逐漸地感覺到；可是我該早就知道的。哦，那時我實在也知道它；我太愛她了；所以我首先顧及的是我自己。那我是多自私呵，我的自私真不能原諒！

亞霍爾姆 哼——我怕每一個人在那些情形下總有些自私自利。可是，萬奇爾大夫，我不能說我已經發現了你的弱點。

萬奇爾 （不安地踱着步）哦，不錯！我本來就是那樣。我是太，比她太老啦；我對她應該像是父親一樣，或者像個保護人。我應該盡力去發展和澄清她的有智慧的生命。可是不幸我永遠沒有做這些事。你明白，我沒有足夠的能力！事實上我寧可希望她跟以前完全一樣。可是接着她一天天地變壞，我簡直不知道怎麼樣做才好。（低聲）那就是我所以要開始把我的困難告訴你，請你到我們這兒來的原因。

亞霍爾姆 （驚愕地瞧着他）什麼！那就是你所以要叫我來的原因嗎？

萬奇爾 不錯；可是別跟人說起。

亞霍爾姆 我的好大夫——你以為我到底——能夠做些什麼好事情？我不明白。

萬奇爾 你不明白，自然你不會明白；我的推測是弄錯了。我以為意里達的心曾經為你傾倒過，她暗地裏還有對你的傾向。所以我想她重見了你也許會使她好起來，而且可以談起家鄉和舊事。

亞霍爾姆 那末，你信裏面所說有一個人在這兒等着我——而且也許盼望着我的，就是你太太啦！

萬奇爾 不錯，還是誰呢？

亞霍爾姆 （急匆地）是，是，自然嘍。可是我以前不知道。

萬奇爾 我已經說過，你自然不會明白。我的推測完全是弄錯了。

亞霍爾姆 你說你自個兒自私自利！

萬奇爾 哦，我要補償那末樣的大錯誤。凡是能夠使她心裏稍微安坦一點的方法，我覺得都沒有拒絕的理由。

亞霍爾姆 這個陌生人使他迷惑的力量你能真正解釋嗎？

萬奇爾 哼，我的好朋友——那也用不着解釋，問題是多方面的。

亞霍爾姆 你以為事情本身有些是不可解釋嗎？完全不能夠解釋的？

萬奇爾 無論怎麼樣，現在不能解釋。

亞霍爾姆 你也相信那些事嗎？

萬奇爾 我既不全信也非不信。我單是不知道，因此我完全不了解它們了。

亞霍爾姆 可是告訴我一件事：那關於她的孩子眼睛的神祕而不可思議的說法——

萬奇爾 我至少不相信那關於眼睛的事情。我也不會相信那些事！這準是她那方面純粹的幻想，沒什麼旁的事。

亞霍爾姆 昨兒你碰到他的時候可曾注意到那男人的眼睛嗎？

萬奇爾 嗯，我當然注意到。

亞霍爾姆 你發現有什麼地方相同嗎？

萬奇爾 （支吾地）哼——那實在不知道怎麼樣說才好。我碰到他的時候天氣已經不很亮了；再說，意里達在先前常常說起那相同的地方——我以為在觀察他的時候不可能不帶着成見。

亞霍爾姆 不帶成見，那就好啦。可是從另一方一方面來看：所有她得到的那些可怕跟不安，正也是這一個陌生人彷彿要回到他家裏去的時候嗎？

萬奇爾 嗯，你明白——那又是她從前天起心裏面所幻想跟夢着的想像。這件事並不是突然一下子加臨到她身上——像她現在那樣子。可是她自從聽到這位年青的林格斯蘭特說起那個約翰斯登或者弗拉曼——隨他叫什麼名字吧——三年以前的三月裏在他回家的路上——她

自個兒承認就在同一個月裏她的精神開始苦惱起來。

亞霍爾姆 對嗎？

萬奇爾 並不全對。在那以前早就有病徵了。——這是對的——偶然的——在三年以前的三月裏她的病勢是沉重一點兒——

亞霍爾姆 嗯，以後呢？——

萬奇爾 哦，可是那很容易把她那時候所遭遇到的環境和條件來說明。

亞霍爾姆 那末這病徵也可以用另一種方法來解釋了。

萬奇爾 (緊握着雙手) 沒有力量去救她啦！我的計劃是完啦！我看是沒法補救了——

亞霍爾姆 要是你決定搬一次家——搬到旁的地方去就怎麼樣呢？也許她能夠找到比較像她家

鄉的環境呢？

萬奇爾 我的好先生，你以為我沒有向她建議過？我提出我們要搬到霞特威克。可是她不肯。

亞霍爾姆 那也不肯嗎？

萬奇爾 不肯，因為她以為那是沒有用的；我敢說她也對的。

亞霍爾姆 哼——你也是這末樣想嗎？

萬奇爾 不錯，再說——當我仔細地想一想這件事——我真不知道怎麼樣處理才好。我幾何想爲了女孩子的緣故我應該搬到那種沒有人跡的海角。往後，無論她們住在什麼地方總有一天找得着嫁人的機會。

亞霍爾姆 嫁人？你心裏面早已打算了嗎？

萬奇爾 自然囉，老天爺，我一定也得想到那種事！可是那——在另外一方面看——爲了那可憐病  
了的意思里達——哦，我的好亞霍爾姆——我有許多地方真是爲難極了！

亞霍爾姆 你也許不必要爲波立塔煩惱——（忽然停住）我怕她——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啦？  
【他走到門前望着外邊。】

萬奇爾 （在鋼琴旁）哦，我爲了她們三個人——願意犧牲一切。假如我知道怎麼樣做的話！

【意思達自左門上。】

意思達 （急向萬奇爾）小心，今兒早晨你別出去。

萬奇爾 不出去，不出去，自然不出去；我跟你一塊兒呆在家裏。（指着正走前來的亞霍爾姆）可是  
你還沒有跟我們的朋友問好呢？

意思達 （轉身）哦，你在這兒嗎，亞霍爾姆先生？（伸出雙手）你早。

亞霍爾姆 你早，萬奇爾太太。今兒個你沒像平常一樣出去洗澡嗎？

意思達 沒有，沒有，沒有！今兒個我想不去了。你不坐一會兒嗎？

亞霍爾姆 不，謝謝你，現在不要坐。（瞧着萬奇爾）我答應女孩子們要到花園裏去參加她們一塊  
玩。

意里達 你怎麼能在花園裏找着她們？我從來就不知道她們在什麼地方。

萬奇爾 哦，不錯，她們也許在魚池旁。

亞霍爾姆 我敢說我找得着她們。

【他點了點頭，經過了陽臺到花園裏，自右邊下。】

意里達 萬奇爾，幾點鐘啦？

萬奇爾 （看他的錶）十一點多啦。

意里達 十一點多啦；今兒晚上十一點，或者十一點半，輪船要到這兒了。哦，那就完啦。

萬奇爾 （走近她）親愛的意里達，有一件事我要問你。

意里達 什麼事？

萬奇爾 前兒晚上——在潘羅斯伯克特上面——你說三年前你時常活生生地見着他在你面前。

意里達 我是這樣。我確實是這樣。

萬奇爾 嗯，可是你看見他怎麼樣的？

意里達 我看見他怎麼樣的？

萬奇爾 我是說，你在看見他的時候，他是什麼樣子的？

意里達 怎麼，我親愛的萬奇爾——現在你自個兒也知道他是怎麼樣的啦。

萬奇爾 你以前看見他的時候也像那樣子嗎？

意里達 不錯，像那樣子。

萬奇爾 正跟昨兒晚上完全一樣嗎？

意里達 不錯，完全一樣。

萬奇爾 那末你怎麼會一下子不再認識他呢？

意里達 我不認識？

萬奇爾 是呀。你自個兒跟我說，首先你真不知道那陌生人是誰。

意里達 （鎮定）不錯，我真相信你是對的！萬奇爾，是不是那陌生人嗎？你想我不能夠馬上認識他！

萬奇爾 你說，這祇由於他的一雙眼睛——

意里達 哦，不錯——他的一雙眼睛！他的眼睛！

萬奇爾 嗯，可是在潘羅斯伯克特上面你說：他常常在你面前出現，正像你們在十年以前分別的時

候一樣。

意里達 我說過那話嗎？

萬奇爾 說過。

意里達 那末他那時候的樣子跟現在差不多。

萬奇爾 不，前兒晚上在回家的路上你對他的描寫又不同啦。你說，十年以前他沒有鬚鬚的，他穿的衣服也完全兩樣。而且那有寶石的胸針？昨兒個他沒有帶這個東西。

意里達 沒有，他沒有帶。

萬奇爾 （詢問地瞧着她）親愛的意里達，現在想一想。也許你現在能記得嗎？當你跟他在婆萊漢

茂分別的時候他是像什麼樣子的？

意里達 （回憶着，閉了眼，半晌。）不很清楚了。不——今兒個我不能全記得了。奇怪嗎？

萬奇爾 並不怎麼奇怪。在你面前表現的是個新的活生生的人物，那樣你把舊的一個弄糊塗啦

——所以你就再也不能看見他。

意里達 萬奇爾，你也這末想嗎？

萬奇爾 不錯；並且還擾亂了你奇怪的幻想；因此這實在還可以說是一件好事，它表示事實的本質。

意里達 好事！你把它叫做好事嗎？

萬奇爾 是的；這樣也許能拯救你。

意里達 （坐在沙發上）萬奇爾——到這兒來，坐在我旁邊。我得把我所有的思想都告訴你。

萬奇爾 好，說吧，親愛的意里達。

【他坐在桌子另一端的椅子上。】



意里達 對於我們倆——要我們兩個人，許多人住在一塊兒——這真是個大不幸。

萬奇爾 (一怔) 你說什麼？

意里達 哦，是的，這是很自然的。這祇能引起一種痛苦——尤其是想到咱們住在一塊兒那種樣子。

萬奇爾 那種樣子有什麼錯呢？

意里達 萬奇爾，現在你聽着——我們彼此再這樣繼續虛偽下去是沒有用啦。

萬奇爾 我們是這樣嗎？你說是虛偽？

意里達 不錯，虛偽。或者無論如何是——隱遮了真理。那個絕對不虛假的真理就是——就是你到

那邊去把我買了來。

萬奇爾 買！——你是說——買嗎？

意里達 哦，我沒有一點及得上你。我參加了這交易。把自個兒賣了給你。

萬奇爾 (望着她，痛苦地) 意里達，你忍心這末說嗎？

意里達 怎麼，不然的話你把它叫做什麼？你忍受不了你家裏的空缺；於是你要找一個新老婆——

萬奇爾 意里達，而且還為孩子們找一個母親。

意里達 是那樣的，那附帶也許是可能的。雖然你一點兒也不知道我是不是適合做她們的母親。你祇

不過跟我見了一兩次面，談了一兩會天。可是你對我有一個幻想，所以就——

萬奇爾 不錯，隨你怎麼樣稱呼它吧。

意里達 我，至於我那方面——我在那邊是沒有人幫助，可憐，完全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這是挺自  
然了，我要答應那交易——當你答應供給我一生活費的時候。

萬奇爾 親愛的意里達，我確實告訴你吧，我並不沒有拿那種眼光來看這件事。我是坦白地要求你，  
要是你能跟我跟孩子共負擔一點兒事情，我能說完全是出於我的本意。

意里達 不錯，你對的。不過我是不應該答應的！無論出什麼代價我都不該答應！我永遠不該把自個  
兒出賣！寧可低卑地做苦工——寧可一貧如洗——用我自個兒自由的意志——是我自個兒  
選擇的！

萬奇爾 (站起) 那末這五六年來咱們住在一塊兒，對你是一點兒也沒有價值嗎？

意里達 哦，萬奇爾，別那末想你對我是太好了。可是事情是——我到你家裏並不是我自個兒自由  
的意志。

萬奇爾 (瞧着她) 並不是你的自由的意志？

意里達 不是的；我的跟你結合並不是由於我自個兒自由的意志。

萬奇爾 (低聲) 喔，我記得了——他昨天所講的那句話。

意里達 整個事情都在那句話裏面。這使我用一種新的眼光看事情；所以現在我全明白啦。

萬奇爾 你明白些什麼？

意里達 我明白咱們倆所過的生活——實在不能算是結婚。

萬奇爾 (慘痛地) 那你就對啦。咱們倆現在所過的生活到底算不了是結婚。

意里達 最初我們的生活也不像結婚，決不像；從一開始就不像結婚。(直望着前面) 最初——那

也許可稱爲一種真正實在的結婚。

萬奇爾 最初，你說的「最初」是什麼意思？

意里達 我的——跟他的。

萬奇爾 (驚奇地望着她) 我到底不了解你了！

意里達 哦，我親愛的萬奇爾——咱們大家別撒謊，也別對自個兒撒謊。

萬奇爾 不，自然不可！可是那就怎麼啦？

意里達 嗯，你沒看見——我們不能不相信——這個自願的允諾完全跟結婚一樣的牢固。

萬奇爾 怎麼，到底是什麼呀！

意里達 (激烈地站起) 萬奇爾，讓我離開你！

萬奇爾 意里達——意里達——

意里達 是的，是的——讓我走吧！我可以老實跟你說，自從咱們倆住在一塊兒以後——除了這結

局以外就沒旁的路了。

萬奇爾 (壓制着他的感情) 到底成了這樣子!

意里達 這必須成這樣子; 沒有旁的法子可想了。

萬奇爾 (愁苦地瞅着她) 就算我們日常的友誼我也沒有得着你的心。你永遠, 永遠不會完全屬於我的。

意里達 哦, 萬奇爾, 要是我能像我所喜歡的那樣愛你那就好了! 像你應該所得那樣愛撫你! 可是現在, 我感覺到十二分明白——這永遠是不可能的啦。

萬奇爾 那末是要解除婚約啦? 你要的是一個正式合法的離婚嗎?

意里達 我親愛的, 你到底不了解我! 我所關心的並不是形式。那些外面的細目跟我什麼也沒關係。我所盼望的是咱們倆應該各自用自由的意志互相解放自己。

萬奇爾 (痛苦地, 慢慢點着頭。) 不錯——取消那交易契約。

意里達 (急切地) 對極啦! 取消那交易契約。

萬奇爾 意里達, 那以後呢? 往後呢? 你會想到咱們兩人各自的前途嗎? 你跟我——用什麼一種方式去生活呢?

意里達 那一定要讓它自然發展。將來可以用一種最好的方式去生活。萬奇爾, 我所要求你的——

那就是主要的一件！給我自由！重還給我完全的自由！

萬奇爾 意里達——這是一個你對我的可怕的要求。讓我至少要把自個兒鎮靜一下，再來一個決

定，咱們得仔細再重把事情考慮一下；你可曾對你所做的事化時間思考過嗎？

意里達 可是再沒有時間化費在那許多上面啦。你得在今天就還給我的自由！

萬奇爾 爲什麼今天呢？

意里達 爲了今兒晚上他要來。

萬奇爾 (驚愕地) 來！他那陌生人對於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意里達 我要完全自由地去會他的面。

萬奇爾 什麼——那末你預備做什麼呢？

意里達 我不要藉口說因爲自己是另外一個男人的妻子而躲了起來——或者我自個兒不能選

擇。因爲那末樣我行動裏就沒有果斷了。

萬奇爾 你說選擇！選擇！意里達選擇這件事！

意里達 不錯，我得選擇——自由地選擇一條路線。我得自由地讓他一個人走——或者——跟他

一塊兒走！

萬奇爾 你可明白你自個兒說的話嗎？跟他走！把你整個的命運都落在他手裏面！

意里達 難道我沒有把整個命運落在你手裏面嗎？那也沒多大考慮過。

萬奇爾 那也許是的。不過他！他！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一個你知道得這末少的男人！

意里達 我知道你也許比他更少；可是我也跟了你。

萬奇爾 至少你要走進入哪一種生活，你是十分明白的。可是現在呢？現在呢？想想看！你現在知道些

什麼呢？什麼也不知道；甚至他是誰——他是怎麼樣一個人你也不知道。

意里達 (直瞞着前面) 那是對的。不過使我感覺到可怕的也就是那件事。

萬奇爾 不錯，這真是——

意里達 那就是我所以感覺到彷彿我一定得屈服。

萬奇爾 (望着她) 因為那才使你充滿了可怕嗎？

意里達 不錯，正是因為那個。

萬奇爾 (走近她) 跟我說，意里達——你所說的可怕真正的意思是什麼？

意里達 (回憶) 當它同時吓着我，誘惑着我——的時候我把這種事叫做可怕。

萬奇爾 誘惑？

意里達 我以為大部是誘惑。

萬奇爾 (慢吞吞地) 你是在留戀着海。

意里達 那裏面也有誘惑。

萬奇爾 你自個兒本身也有不少那些特性呀。你既吓人而又感人。

意里達 萬奇爾，你真這末樣想嗎？

萬奇爾 我永遠沒真正的了解過你，永遠沒有完全了解你。我現在慢慢地明白那回事啦。

意里達 所以你必須要還給我自由！解放了你對我以及對你自個兒的束縛！現在你自個兒也明白

了；我並不是你理想中的女人。現在咱們可以用咱們自己自由的意志——互相了解地分離啦。

萬奇爾 （憂鬱地）分離——也許這對於咱們倆同時是挺好的。可是無論如何。我不能意里達，是

你使我充滿了可怕。誘惑着——你勝過世界上每一件東西。

意里達 你也這末說嗎？

萬奇爾 讓咱們想法子在今天別走錯一步而使它過去——安靜而奮發地有所作為吧。今兒個我

不能放了你，讓你走。意里達，爲了你自個兒的緣故——我得這樣。我用自己的權利和責任來保

護你。

意里達 保護你保護我抵抗什麼？什麼？什麼？外面的力量或者強力也不能夠吓住我。萬奇爾，可怕是越發

深下去了。那可怕祇是我自個兒心裏面的誘惑；你怎麼能跟那爭鬥呢？

萬奇爾 我能鼓勵你，幫助你反抗它。

意里達 不錯——假如我願意反抗它的話。

萬奇爾 你難道不願意嗎？

意里達 哦，那正是我所不知道的！

萬奇爾 今兒晚上什麼都要決定了，親愛的意里達——

意里達 (突然) 不錯，想起了它——馬上就決定啦！決定生活！

萬奇爾 ——那末明天——

意里達 不錯，明天也許我會毀了我真正的將來——

萬奇爾 你真正的——

意里達 毀了一個完全自由的生活——毀了我也許——還毀了他。

萬奇爾 (低聲，握住她的手) 意里達——你愛這個陌生人嗎？

意里達 我愛不——哦，我怎麼能說呢？我祇知道他使我充滿了恐怖，而且那——

萬奇爾 ——而且那——

意里達 (疾走) ——而且我感到跟他有密切的關係——

萬奇爾 (低了頭) 我開始明白啦！

意里達 你對我有什麼幫助，可有什麼辦法呢？



萬奇爾 (感傷地瞧着她) 明天——他要跑了。那末你可以從橫禍中得到了平安；於是我答應解  
放你，讓你走。意里達，咱們可以取消那交易契約。

意里達 哦，萬奇爾——明天——這就太遲啦！

萬奇爾 (瞧着花園外) 孩子們！孩子們！——現在——至少要讓咱們賜福給她們。

【亞霍爾姆，波立塔，希爾達和林格斯蘭特在花園裏出現。林格斯蘭特自左側下，沒有進屋子就  
離了去。旁的人都進屋內。】

亞霍爾姆 喔，我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正想做一個大計劃——

希爾達 今兒晚上我們要到海港外邊去，並且——

波立塔 不，不，別說了！

萬奇爾 我們兩個人也想了一個計劃。

亞霍爾姆 嘍——真的嗎？

萬奇爾 明兒個意里達要到霞特威克去住一陣子。

波立塔 出去——

亞霍爾姆 萬奇爾太太，那好極啦。

萬奇爾 意里達預備重回到家裏面；她海上的家。

希爾達 (稍微粗魯地對意里達) 你要跑了嗎? 離了我們跑走?

意里達 (一怔) 怎麼, 希爾達! 這跟你有什麼關係?

希爾達 (約束自己) 哦, 沒什麼。(低聲地, 背着她。) 當然, 走吧!

波立塔 (急切地) 爸爸, 我能看得出來——你也要到霞特威克去嗎?

萬奇爾 不, 真的不去! 我也許時常要出去——

波立塔 馬上就回家的嗎?

萬奇爾 不錯, 家——

波立塔 ——我想, 時常要回家。

萬奇爾 我的好孩子, 一點也不錯。(他跑開了。)

意里達 (低聲地, 對波立塔) 希爾達, 怎麼啦? 瞧她怪害怕的樣子!

波立塔 你難道從來沒有發現她一天天所渴望着的是什麼嗎?

意里達 渴望着的?

波立塔 自從打你到這家裏以後——

意里達 沒有發覺, 沒有——是什麼?

波立塔 你的一句親切的話。

意里達 喔——要是我在這兒有一件重要工作可做的話——

「她握緊雙手，舉了起來，一動不動地瞧着前面，彷彿是一個被理智和感情衝突着的犧牲者一樣。」

「萬奇爾和亞霍爾姆走到前面低聲地在談天。」

「波立塔走到右首屋子旁瞧着裏面。接着她把門開大了。」

波立塔 好，親愛的爸爸——飯已經預備好了，要是你——

萬奇爾 （做作鎮靜地）預備好了嗎，孩子？那好極了。來，亞霍爾姆！我們來爲「海婦」——喝一杯  
辭行酒。

「他們自右門下。」

## 第五幕

景 寓寄爾發生花園裏偏僻的一角，近鯉魚池旁。有夏天深沉的夕照。

亞霍爾姆，波立塔，林格斯蘭特和希爾達在海灣中的小艇上，正沿着左邊海岸划船。

希爾達 瞧啊！咱們可以在這兒一跳就上岸！

亞霍爾姆 不，不，別跳！

林格斯蘭特 希爾達小姐，我不能跳。

希爾達 亞霍爾姆先生，你也不能跳嗎？

亞霍爾姆 我寧可不跳。

波立塔 咱們在浴堂前踏步梯旁上岸吧。

【他們自右邊划出去。】

【正在那時候波立斯特自右邊路上出現，帶了樂器和一隻號角。他招呼船上的人，轉身和他們在談天。他們的回答遠遠地還聽得見。】

波立斯特 你們說什麼？——不錯，這自然是英國大輪船的光榮。這是今年最後一次行程。可是假如

你們要聽音樂的話，就千萬別聽得太久。（呼喊）什麼（搖着頭）聽不見你們說的話！

【意里達自左首上，頭上裹了一條大圍巾。萬奇爾隨在她後面。】

萬奇爾 可是，我親愛的意里達，我老實跟你說，時候還早呢。

意里達 不，不，不早啦！他快要來啦。

波立斯特 （在花園籬笆外邊）哦，您好，大夫！您好，萬奇爾太太！

萬奇爾 （注意他）哦，你在這兒？今兒晚上是不是又要開音樂會嗎？

波立斯特 不錯。音樂會傾全力演奏。這是一季中少不了的佳節。今兒晚上是歡迎那些英國人。

意里達 英國輪船！可以看到了嗎？

波立斯特 還沒有；可是已經到了海灣裏的小島之間。這主要是從什麼地方看。

意里達 不錯，我也是那末說。

萬奇爾 （一半對意里達）這是最後一次行程啦。今兒晚上以後，我們再也看不見那輪船啦。

波立斯特 想起來也傷心，大夫。可是我已經早說過，那就是我們要舉行慶祝的原因。喔，不錯，喔，不錯！

快樂的夏季快過去了。正像人們在悲劇裏所說的：「所有的海峽馬上要被冰凍住了。」（註）

意里達 不錯——所有的海峽給冰凍住了。

（註）該句引自 Oehlenschläger 的所作“Hakon Jarl”劇內。

波立斯特 可傷心的回憶！我們現在只過了幾個月夏天快活的日子；要一個人順從去過黑暗的日子是多困難呵。首先要萬奇爾太太，那就是說；因為人們會慢——慢習慣起來。不錯，他們真的會慣了的。（他鞠了一躬自左首下。）

意里達 （瞞着海灣外）哦，這痛苦的不安！這在決定以前使人不耐煩的半點鐘！

萬奇爾 那末你依舊還想自個兒跟他說嗎？

意里達 我必須自個兒跟他說；因為得用我自己自由的意志去選擇。

萬奇爾 意里達，你不能選擇；你不准選擇——我不答應你選擇。

意里達 你永遠不能阻住我的選擇，誰都不能阻止。你能禁止我跟他跑——禁止我跟他在一塊兒

——假如我要那樣選擇的話。你能那樣做。可是在我心底裏靈魂上的選擇——要是我必須那樣選擇——選擇他而不選擇你——那你就阻止不了的。

萬奇爾 是的，你說得對；我不能阻止你。

意里達 就是我也沒有力量抵抗！在這兒家裏面沒什麼事使我留戀，也沒什麼累贅。萬奇爾，在你家裏完全沒有相干。她們不是我自己的孩子。當我走的時候——假如我真的要走——不論是今兒晚上跟他走，或者明兒個回到霞特威克——我不必把鑰匙扔下，也沒有什麼事要我說明的，什麼事也用不着做。所以我在你家是完全沒根脚的；從我一到你家以後我對什麼事都全不

相干的。

萬奇爾 這是你自個兒願意這樣的。

意里達 不，我不願意。我從沒有希望過什麼。我祇是讓所有的事情跟我來的時候一樣。這是你——

不是別人——要我這樣做的。

萬奇爾 我是盡力待你好呀。

意里達 哦，不錯，萬奇爾，那我知道。可是報應隨着來了，它向自個兒報復。現在我發覺自個兒是被所

有那些束縛——支持——幫助我的事所剝削盡了。我對於普通生活裏最寶貴的東西是引不起絲毫興趣的。

萬奇爾 意里達，那我很明白；所以明天起你是又自由啦。從此以後你可以去過自己的生活啦。

意里達 你把那叫做自己的生活！哦，不，我真正自己的生活！在跟你一起的時候就走了錯路。（驚懼

地捏住雙手）現在——今兒晚上——半點鐘裏面——那個我會遺棄的人要到這兒來——

對他我應該像他對待我一樣純潔無瑕；一樣的忠實！現在他是來向我求婚——祇有這最後的

一次啦——一個開始新生的機會——我自個兒過着真正的生活——那曾經有一陣吓過我，

引誘過我的生活——那是我不能放棄的。不是我自個兒自由的意志！

萬奇爾 那就是你所以要求你丈夫——也是你大夫——給你權力去做你自個兒的事情的原因

啦。

意里達 不錯，萬奇爾，那我很明白。哦，你千萬別疑惑，有好些次，當我依在你手彎裏的時候我感覺到

●安坦，和平，還想法子去拒絕那吓唬我，引誘我的力量。可是我辦不到，不——我不能這樣做呀！

萬奇爾 來，意里達——我們去散一會兒步吧。

意里達 我很願意去，可是我不敢。你知道他說過的，要我獸在這兒等着他。

萬奇爾 來吧！時間還早呢。

意里達 真的嗎？

萬奇爾 我老實跟你說，還早呢。

意里達 那末咱們去散一會步吧。

【他們在前面走出，到了右首。同時亞霍爾姆和波立塔出現於魚池的上岸。】

波立塔 （看見了走出去的人影）瞧那邊——

亞霍爾姆 （低聲地）噓！讓他們走吧。

波立塔 你知道前幾天裏他們之間發生了些什麼事嗎？

亞霍爾姆 你發覺了什麼事嗎？

波立塔 我有沒有發覺——



亞霍爾姆 什麼特別的事？

波立塔 哦，有的許多事情。你發覺嗎？

亞霍爾姆 嗯，我不大知道——

波立塔 你知道，我拿得穩你是知道的；祇不過你不肯說你所想的事情。

亞霍爾姆 我以為在這一次小小的旅行裏會使你繼母好起來。

波立塔 你是這樣想嗎？

亞霍爾姆 不錯；我感覺到，假如她時常出去一兩次，對於所有的人都是件好事情。

波立塔 要是明兒個她回到霞特威克的家裏，她一定永遠不會再回來啦。

亞霍爾姆 爲什麼，我親愛的波立塔，你怎麼會這樣想呢？

波立塔 我就這樣想。你等着吧！你會看到，她不願意再回來；無論如何當希爾達跟我在家的時候，她不會回來的。

亞霍爾姆 那跟希爾達也有關係？

波立塔 不錯，也許希爾達跟這件事關係更深一點；因爲她幾何還是一個小孩子，我相信她心裏面

崇拜意里達。可是你明白，我就兩樣啦；一個比自個兒年紀大不了多少的後娘——

亞霍爾姆 我親愛的波立塔——在你脫離家庭以前你也訣不長久啦。

波立塔（急切地）你真這末想嗎？你跟爸爸談過這件事沒有？

亞霍爾姆 談過，談過那一件事。

波立塔 嘆——他怎麼說？

亞霍爾姆 哼——現在你爸爸正專心於旁的事情上面——

波立塔 不錯，不錯，那正是我跟你說過的。

亞霍爾姆 可是在我探聽他意見之後，你也千萬別以為從那方面可以得到什麼幫助。

波立塔 不能——

亞霍爾姆 他在我面前把他的地位明白地顯示給我，表示他對於那一種事純粹是不能辦到的。

波立塔（譴責地）可是你還忍心愚弄我？

亞霍爾姆 親愛的波立塔，我實在沒有愚弄你。你離家或者不能離家完全要靠你自個兒。

波立塔 你說靠我自個兒？

亞霍爾姆 不管是你要到社會上去學習你所有心裏面想學的知識。不管是你到這兒家裏做

你所希望做的事情。不管是你要在一種快活的环境裏生活，波立塔，你以為怎麼樣？

波立塔（緊握住雙手）哦，我的天哪！——可是所有這些事是全不可能的！假如爸爸既不能，也不

肯的話，那末——在世界我就沒有一個人能依靠了。

亞霍爾姆 難道你不能容許你以——以前的老師幫你的忙嗎？

波立塔 你，亞霍爾姆先生，你真願意？——

亞霍爾姆 幫你忙不錯，無論是口頭上，或者事實上我都喜歡幫助你；你可以信任我。那末你答應我的幫助嗎？你可同意嗎？

波立塔 我可同意嗎？離開家——踏上了社會——得到一些真正的知識——滿足我那些所有的愉快而不可可能的夢境——

亞霍爾姆 不錯，假如你願意的話，所有這些現在你就能實現啦。

波立塔 你願意幫着我得到所有這些說不出來的快活哦！——可是告訴我——我能答應一個陌生人的要求嗎？

亞霍爾姆 波立塔，你能完全答應我的要求。你能答應我所有的要求。

波立塔 （緊握住他的手）不錯，我真想能夠。我不知道這是件什麼事，可是——（感情充溢地）哦，爲了快樂——爲了純粹的幸福——我能哭，能笑哦——當想起了我到底要去知道生命是怎麼樣的一件東西；我真太害怕啦，它會從我那兒逃了走。

亞霍爾姆 親愛的波立塔，那你用不着怕。可是現在你得十分坦白地告訴我，這兒有沒有什麼事——什麼累贅束縛你嗎？

波立塔 什麼累贅？沒有。

亞霍爾姆 全沒有？

波立塔 是的，什麼也沒有。自然——那爸爸可以算是一種累贅。希爾達也是的。不過——

亞霍爾姆 嗯——你遲早總得離開你爸爸；希爾達有一天也會自己一個人生活；那祇不過是時間

上的問題。可是，波立塔，還有旁的束縛你的事嗎？也沒有什麼訂婚之類的事？

波立塔 沒有，沒有那種事。既然那末樣，我是要到那兒就到那兒啦。

亞霍爾姆 嗯，那末，在那情形下，我親愛的波立塔——你能跟我一塊走啦。

波立塔 (捏住雙手) 哦，天哪——想起來是叫人多高興呵！

亞霍爾姆 我想你是全信任我嗎？

波立塔 不錯，我真信任你。

亞霍爾姆 波立塔，你能把你自個兒和你的將來完全無所懼怕的放在我手裏面嗎？你感到可能嗎？

你能不？

波立塔 哦，能，一定能！爲什麼我不能呢？你疑惑嗎？我的老教師——我是說，我以前的教師。

亞霍爾姆 並不是祇因爲那個；我並不注重那方面的事。不過——嗯——自從你是自由啦，波立塔

——自從沒有什麼累贅束縛你以後——我問你——要是你願意——你願意一輩子跟我結

合在一起嗎？

波立塔（恐懼地向後退）哦——你說什麼？

亞霍爾姆 爲了你整個的一生，波立塔，你願意做我的妻子嗎？

波立塔（一半是在對自己說）不，不，這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的！

亞霍爾姆 這難道真不可能，你去——

波立塔 亞霍爾姆先生，你自然不能說明你說的話，是嗎？（望着他）或者——也許——當你爲

了我建議了許多事，就是爲了這理由嗎？

亞霍爾姆 波立塔，現在你得聽我講一些話。這看起來彷彿我使你吓住了。

波立塔 哦，你的那些要求怎麼能——怎麼能不吓住我呢？

亞霍爾姆 你真一點也不錯。你不知道，自然嘍——你不會知道，我是爲了你才到這兒來的。

波立塔 你到這兒來是爲了——爲了我嗎？

亞霍爾姆 不錯，波立塔，是爲了你。今年春天我收到你爸爸的一封信——那裏面有一句話使我相

信——哼——你記掛着以前的老師——那種掛念是超過友誼以上的。

波立塔 爸爸怎麼會告訴你這些事呢？

亞霍爾姆 事情到底並不像他所說的那樣。可是，同時我自個兒不斷地想到這兒有一個年青的女

孩子在等着我，希望我重來——不，親愛的波立塔，你別插嘴！而且，你明白——當一個人像我一樣，再也沒有年青人所充滿了的感情，那樣的一種信仰——或者是幻想——造成了一個強烈的印象。一個活生生的——偉大的對你的愛情在我心裏面生長起來了。我覺得我一定要到這兒來，再來看你；告訴你我幻想着你對我蘊藏着一種感情，我也抱着同樣的感覺。

波立塔 可是現在，當你知道事情並不是這樣！那是一種錯誤！

亞霍爾姆 波立塔，那也沒什麼兩樣。我心裏面對你產生的幻想——雖然是弄錯了，可是還永遠會留着，陷入情感的浮彫。也許你不能明白這個；可是事實是這樣。

波立塔 我永遠沒有想到可能發生那些事。

亞霍爾姆 可是現在它發生啦——波立塔，你怎麼說呢？你不能够決心——做我的妻子嗎？

波立塔 哦，亞霍爾姆先生，我看起來這彷彿是太不可能啦！你，你是會做過我的老師！我不能想像自個兒跟你會有另外一種關係。

亞霍爾姆 好好——假使你感覺到你真正確實是不可能的話——我親愛的波立塔，那末咱們還是維持舊有的關係吧。

波立塔 你這話什麼意思？

亞霍爾姆 自然我依然諾守自己的建議。我要為你籌備脫離家庭，去看看社會的面目；去學習你真

正需要的知識，安心獨立地生活着。波立塔，我也要爲你偉大的前程而打算。我是你的永遠堅定不變可信任的朋友。請相信那話吧！

波立塔 哦，親愛的——亞霍爾姆先生——所有這些現在也變做完全不可能啦。

亞霍爾姆 這也不可能嗎？

波立塔 不錯，你不能明白嗎？當你對我說了那些話以後——當我已經回答你以後——哦，你準很明白，我不能答應你給我那末樣大的恩惠！我決不能接受你什麼東西；這以後決不能！

亞霍爾姆 那末你寧可跌在這兒家裏面把你的生命浪費掉嗎？

波立塔 哦，想起來也叫人難過！

亞霍爾姆 你願意拒絕所有去觀覽外邊世界的希望嗎？拒絕你所有說過了和渴望着的機會嗎？你知道生命是多遠大——你從來還沒有什麼真正的了解它，你想想，波立塔。

波立塔 不錯，不錯——你是對的，亞霍爾姆先生。

亞霍爾姆 而且那——當你爸爸不再需要你了——你自個兒一個人會覺得孤單無助地在世界上；也許你會嫁給另外一個男人——他對你——可能——也許還不能有什麼愛情呢。

波立塔 哦，不錯——我明白所有你說的話——是多確實。可是依舊——或者也許，到末了——

亞霍爾姆 （匆促地） 嗯！

波立塔 (疑惑地望着他) 也許到末了這會完全是不可能的——

亞霍爾姆 什麼，波立塔？

波立塔 那是我也許——也許能答應了——那些——那些你提出來的要求。

亞霍爾姆 你是不是說你也許可能——至少是你願意答應我以一個忠實朋友的立場來幫助你

將來快活？

波立塔 不，不，不！不決不是那個！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亞霍爾姆先生，不是的——還是帶我走吧——

亞霍爾姆 波立塔！你到底願意了？

波立塔 不錯——我想——我願意——

亞霍爾姆 你願意做我的妻子？

波立塔 不錯；要是你還是以為——你該帶我走的話。

亞霍爾姆 要是我以為——(握住她的手) 喔，謝謝你，謝謝你，波立塔！你開始的猶豫——你說是

不是在吓唬我？假如我還沒有完全佔有你的心，我會知道怎麼樣征服它的。哦，波立塔，我是多愛

你呵！

波立塔 我要去觀覽世界在裏面生活；那是你所答應我的。

亞霍爾姆 我答應你那末做。



波立塔 而且我要學習所有要想學的東西。

亞霍爾姆 波立塔，正像在以前一樣，我自個兒會做你的老師。想一想你最後一年做我的學生的時候——

波立塔 （安靜地，自己思索着。）喔，想想看——知道自個兒自由啦——到外邊兒渺茫的世界上去，而且不要顧慮到前程，也不必害怕你的僅有的生計——

亞霍爾姆 是的，那些你一些也用不着顧慮到。並且，親愛的波立塔，這末樣不是件好事情嗎？——現在不是嗎？

波立塔 嗯，實在是是的。這一點也沒有疑問。

亞霍爾姆 （雙手摟着她的腰）哦，你會看到我們會把自個兒的生活佈置得多安坦，多舒服！波立塔，我們可能多安全而穩當地彼此信任着！

波立塔 不錯，我慢慢地——我真的以為——那我們是必須生活在一塊兒。（向右首瞧着外邊，趕快擺脫了自己。）哦！請你別提起這件事！

亞霍爾姆 什麼事，親愛的？

波立塔 哦，那可憐的——（指着）在那邊。

亞霍爾姆 這是你爸爸——

波立塔 不，這是年青的雕刻家。他在那邊跟希爾達散步。

亞霍爾姆 哦，林格斯蘭特。你爲什麼要關心他呢？

波立塔 哦，你知道他是多嬌弱，又病得那末厲害。

亞霍爾姆 不錯，這完全不過他的幻想吧了。

波立塔 不是真的；他是活不長啦。可是這也許對他是頂好的。

亞霍爾姆 我親愛的，爲什麼對他挺好？

波立塔 嗯，因爲——因爲我以為他的藝術無論如何不會有什麼成就。在他們沒來以前，咱們走吧。

亞霍爾姆 自然，走吧！我親愛的波立塔。

【希爾達和林格斯蘭特出現於池旁。】

希爾達 嗨！嗨！你們不願等我們嗎？

亞霍爾姆 波立塔和我要到前邊去。

【他和波立塔自左邊下。】

林格斯蘭特 （安靜地笑着）剛才這兒可真有趣；每個人都一對一對走着；永遠是兩個兩個在一塊兒。

希爾達 （隨着他們瞧着）我幾何可以賭咒，他是愛上她啦。

林格斯蘭特 真的你是發現了什麼事嗎？

希爾達 哦，不錯，假如你眼睛裏留意一下——你就會發現了。

林格斯蘭特 可是我拿得穩波立塔小姐是不會嫁給他的。

希爾達 不會的，她以為他太老啦；而且她還怕他快要變成禿頂啦。

林格斯蘭特 喔，我不是說祇爲了那些。她無論如何不會嫁給他。

希爾達 那你怎麼會知道的？

林格斯蘭特 嗯，因爲她心裏面已經答應了旁的人。

希爾達 祇是心裏面嗎？

林格斯蘭特 不錯，當他走了的時候。

希爾達 哦，我猜她心裏面想的是你。

林格斯蘭特 可能的。

希爾達 她可對你答應過那件事嗎？

林格斯蘭特 不錯，祇想到——她跟我答應過那件事。可是你千萬別對她說你知道那回事。

希爾達 哦，別怕！我保證永遠不說出來。

林格斯蘭特 我以爲她是頂和善的。

希爾達 那末，當你重回家的時候就——要訂婚啦？你準備娶她嗎？

林格斯蘭特 不，我幾何想不會成功。你明白，這幾年我還不準備結婚；以後當我事業成功了，我以為她對我是太老一點兒。

希爾達 可是你還要她繼續想着你嗎？

林格斯蘭特 不錯，你明白，以一個藝術家的身份，這對我的幫助是太大啦。至於她，在她生命中沒有特殊的職業，這是輕而易舉的。可是無論如何，這還是她和善的地方。

希爾達 那末假如你知道波立塔在這兒家裏面想着你，你以為你能使那羣像快些完成嗎？

林格斯蘭特 不錯，我是這樣想。你明白，知道世界上什麼地方有一個年青、美麗、安靜的女人祕密地夢想着一個人——我以為這準是太——太——哦，我幾何不知道怎麼樣稱它才好。

希爾達 你是說——刺激嗎？

林格斯蘭特 刺激？對的。我是說刺激；或者是那一類事。（瞧着她半晌）希爾達小姐，你太活潑了；你知道，你真是很活潑。當我重回來的時候，你正跟你姊姊現在一樣大。也許你的相貌也跟她現在的一樣，你的心地也跟她一樣。你跟她非常相同，這真是你跟她——這末說起來是一個人啦。

希爾達 那你喜歡嗎？

林格斯蘭特 我不大知道。不錯，我真有些喜歡。可是現在——現在這個夏天——我單希望你像你

自個兒——完全像你現在那樣子。

希爾達 你頂喜歡我這樣嗎？

林格斯蘭特 不錯，我特別喜歡你這樣子。

希爾達 哼——告訴我——用一個藝術家的話——你以為我常穿着淡色的夏裝好嗎？

林格斯蘭特 好，我以為好極啦。

希爾達 那末你以為我是適合穿漂亮顏色的？

林格斯蘭特 不錯，我感到那樣真好看極了。

希爾達 可是告訴我——用一個藝術家的話——你以為我穿了黑的看起來怎麼樣？

林格斯蘭特 希爾達小姐，穿黑的？

希爾達 不錯，全黑的。你以為我會好看嗎？

林格斯蘭特 夏季黑色是不常見的；可是在那情形下你穿了黑的也很好看。不錯，你真合這個姿勢。

希爾達 (朝前凝視着) 穿着黑的直到頸上——黑繡邊——黑手套，後面有一個黑的長面紗。

林格斯蘭特 假如你那樣子穿了，希爾達小姐，我將要永遠做一個畫家，那樣我可以畫一個年青，可

愛，傷心的寡婦啦。

希爾達 或者可以說是一個年青女孩子爲了她未婚夫而悲傷。

林格斯蘭特 不錯，那對你是更適合了。可是你希望自己穿成那樣子嗎？

希爾達 我不知道；我以為這是刺激。

林格斯蘭特 刺激？

希爾達 不錯，想起來刺激。（突然指着左邊）哦，瞧那邊！

林格斯蘭特 （朝她指的那方望去）那英國大輪船！在靠碼頭啦。

〔萬奇爾和意里達在池旁出現。〕

萬奇爾 不，我老實告訴你，我親愛的意里達，你是錯啦！（看見旁人）什麼，你們兩人在這兒嗎？林格

斯蘭特先生，還看不見是嗎？

林格斯蘭特 是不是英國大輪船？

萬奇爾 不錯。

林格斯蘭特 （指着）大夫，它早就停在那邊啦。

意里達 噢——我知道的。

萬奇爾 它到啦！

林格斯蘭特 可以說是像夜晚的小偷一樣沒聲沒響地到了——

萬奇爾 你該帶了希爾達到碼頭上去。快些！我相信她是喜歡聽音樂的。

林格斯蘭特，好的，大夫，我們馬上就走。

萬奇爾 我們也許隨後來。我們馬上就來。

希爾達 （低聲向林格斯蘭特）你瞧，另外一對。

【她和林格斯蘭特自花園左側下。當接着就聽到海灣外遠遠地有管樂聲。】

意里達 他來啦！他到這兒來啦！不錯，不錯——我感覺到。

萬奇爾 意里達，你還是到裏邊去吧。讓我一個人見他。

意里達 哦——這是不可能的！我說不可能！（尖聲喊叫起來）哦——萬奇爾，你看見他嗎？

【異鄉人自左首上，在花園籬笆外的路上站停。】

異鄉人 （鞠躬）你好。意里達，我又來看你啦。

意里達 是，是——時間已經到了。

異鄉人 你預備動身嗎？或者不動身？

萬奇爾 你自個兒能看得出來她並不預備動身。

異鄉人 我不注重旅行衣服和行李等等。她在航海上所有需要的東西我在船上都有；而且我還爲

她定好了房艙。（對意里達）那末，我問你，你願意跟我一塊走嗎？——用你自個兒自由的意志

跟我走嗎？

意里達 (央求地) 哦, 別問我! 別這末引誘我!

「遠處聽到輪船上在搖鈴。」

異鄉人 第一聲上船鈴搖了。現在你得說去, 或者不去?

意里達 (捏住雙手) 要決定! 決定! 生活一選了就改不了啦。

異鄉人 不能改。半點鐘以後就太遲啦!

意里達 (膽怯而仔細地瞧着他) 你憑什麼這樣固執地堅持不放我呢?

異鄉人 你沒有感覺到嗎, 我所做的, 你沒覺得我們兩人是互相所屬的嗎?

意里達 你是說因為那個約言嗎?

異鄉人 約言束縛不了什麼人, 不問是男人或者女人。假如我堅持不放你, 這是因為——因為我不

能不這樣做。

意里達 (低聲而哆嗦地) 你為什麼不早點來呢?

萬奇爾 意里達!

意里達 (感情衝動起來) 哦——什麼誘惑和迷惑引到我渺茫的地方! 海洋裏面整個力量都集

中在我一個人身啦上。

「異鄉人爬過了花園籬笆。」



意里達 (躲縮在萬奇爾背後) 什麼? 你要幹什麼?

異鄉人 我明白這回事了——我在你聲音裏聽出來——你要選擇的到底還是我。

萬奇爾 (走近他幾步) 我妻子對於這件事沒什麼選擇。我在這兒替她選擇，還保護她。不錯，保護她假如你不離開這兒——離開這國家——永遠不再來——你可知道你自個兒露了什麼破綻沒有?

意里達 不，不，萬奇爾! 不要那樣!

異鄉人 你要對我做什麼?

萬奇爾 我要逮住你——當一個暗殺犯! 馬上逮住你! 在你沒上船以前! 我知道所以關於在霞特威

克的謀害案。

意里達 哦，萬奇爾，——你怎麼能——

異鄉人 對於那一着我早就預備好了; 所以——(從他胸袋裏拿出一把連射手鎗)——我爲自個預備了這一個啦。

意里達 (馬上跑到萬奇爾身前) 不，不——不要殺他! 寧可殺我!

異鄉人 你跟他都沒那末容易碰到那好運氣。這是爲了我自個兒而備着這一個的，生生死死我要做一個自由的人。

意里達 (漸漸擾動起來) 萬奇爾！讓我來告訴你這個，當——着他面前告訴你！我知道你能把我留在這兒！你有那權力，無疑的你要使用那權力！可是我的心——所有我的思想——所有我的不能約束的渴慕和希望——那一些是你所不能遏制的！牠們切望，爭鬥着要到渺茫未知的地方——那是我的天性——而你偏偏要阻止我！

萬奇爾 (安靜而感傷地) 我全明白啦，意里達！你慢慢地從我那兒溜走啦。你的對偉大和無限制的要求——還有辦不到的切望——到底把你的心掉在黑暗裏啦。

意里達 哦，不錯，不錯——我覺得這——彷彿是有一個黑色無聲息的翼翅在我頭上飛翔着。

萬奇爾 不會那樣的。沒有什麼法子可以拯救你啦；至少在我看是沒有啦。所以——所以我——我馬上取消了交易契約。所以你現在能完全——完全自由地選擇你自個兒路線。

意里達 (凝視他半晌，彷彿說不出話似地) 你說的話是真——真的嗎？你是——是內心裏——有這些意思嗎？

萬奇爾 不錯，我是說從我的創傷了的心裏的最深處發出來的。

意里達 你能這末辦嗎？你能決心實行嗎？

萬奇爾 不錯，我能。我能——爲了我太愛你啦。

意里達 (低聲而哆嗦地) 你愛我是太親切——太多情啦！

萬奇爾 我們幾年來的結合叫我這樣愛你。

意里達 (捏住兩手) 我——我是變做不能理解啦!

萬奇爾 你的思想走向了另外一端啦。可是現在——現在我使你完全自由啦。現在在你自個兒真正  
的生命能夠——重回復舊有的正路。因為你現在能夠自由地選擇啦;意里達,而且你自個兒要  
負責任。

意里達 (兩手蒙住了臉,直盯着萬奇爾。) 自由地選擇——而且我自個兒要負責任,也要負責任  
嗎?——那什麼事全變啦!

〔輪船上的鈴聲又響了起來。〕

異鄉人 意里達,你可聽見嗎?這是最後一次鈴聲啦。走嗎?

意里達 (轉身對他,盯着他,並用堅決的語氣說) 這以後我永遠不能跟你走啦。

異鄉人 你不願意走?

意里達 (摸着萬奇爾) 哦——從此以後我永遠不願離開你啦!

異鄉人 那末這全完了嗎?

意里達 不錯!永遠完啦!

異鄉人 所以我明白啦。這兒有東西比我的意志還強。

意里達 你的意志對我一些也沒有價值啦！在我，你已經是死啦，從海裏面到家的人——又要回到海裏去。可是現在我不再怕你啦，你再也不能誘惑我。

異鄉人 萬奇爾太太，再見啦。（他爬過籬笆）從此以後你在我生命史中祇不過是一次過去了的破船吧了。

「他自右邊下。」

萬奇爾 （瞞着她半晌）意里達，你的心彷彿是海洋，也有漲潮，退潮。什麼使你改變的？

意里達 哦，你不明白那改變的來歷——那是一定會來的——當我能夠自由選擇的時候？

萬奇爾 那渺茫不可知的——它不再誘惑你嗎？

意里達 它既不然誘惑我，也不能吓唬我。假如我願意的話——我能明白它——研究它。我是自由選擇的，因此我能拒絕它。

萬奇爾 我慢慢兒的——了解你啦。你是在幻想裏——在看不見的意象裏——所想像跟思考的。你對海洋的渴慕和希望——那個陌生人對於你的誘惑——祇準是你內心裏對自由的需要的一種覺悟和生長的表現吧了。

意里達 哦，我不知道怎麼樣說明那件事。可是你對我是個好大夫。你發現了，你敢於對症救治——你是唯一能救我的人。

萬奇爾 不錯，到了最後的緊要關頭，我們做大夫的都敢放大胆子。——可是現在你願意再跟我一塊兒嗎，意里達，肯不肯？

意里達 肯，我親愛而忠實的萬奇爾——我現在願意再跟你在一塊兒。現在我能，因為現在我是自由地跟着你——由我自個兒自由的意志——而且由我自個兒負責任。

萬奇爾 （多情地瞅着她）意里達意里達哦——你想咱們倆能完全彼此相依地活着——

意里達 ——而且所有咱們的聲譽也在一塊兒。你的就——是我的。

萬奇爾 不錯，全在一塊兒，我最親愛的！

意里達 還有咱們的孩子們，萬奇爾——

萬奇爾 你把她們叫做咱們的！

意里達 她們現在還不是我的——可是我要戰勝她們。

萬奇爾 咱們的！欣喜而敏捷地吻着她的手）哦，我簡直不知道怎麼樣感謝你才好！

〔希爾達，波立斯特，林格斯蘭特，亞霍爾姆和波立塔自左邊走到花園裏。〕

〔同時許多年青的市民和夏天的旅客自路上走過。〕

希爾達 （稍微大聲地，對林格斯蘭特）瞧呀——看她跟爸爸正彷彿是一對剛訂婚的愛人。

波立斯特 （他在偷聽）小，小姐，這是在夏天。

亞霍爾姆（瞧着萬奇爾和意里達）那英國輪船是在開啦。

波立塔（走向籬笆）你在這兒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輪船。

林格斯蘭特 這一季最後一次行程。

波立斯特 正彷彿詩人說的：「所有的海峽馬上要被冰凍住了。」這是可悲的，萬奇爾！我聽說你要

離開我們一陣子。你明兒個不是要上霞特威克去嗎？

萬奇爾 不——那計劃已經打消啦。今兒晚上我們兩人改變了自己的主意。

亞霍爾姆（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哦——真的？

波立塔（走前來）爸爸——真的嗎？

希爾達（走向意里達）你到底預備跟我們獸在一塊兒嗎？

意里達 不錯，親愛的希爾達——假如你願意要我住的話。

希爾達（介於欣喜和傷心之間）哦——你想還要問我假如我願意的話——

亞霍爾姆（對意里達）這真正是使人驚奇的事。

希爾達（莊重地笑了笑）嗯，你明白，亞霍爾姆先生——你記得我們昨兒個談的話嗎？當你做了

一次陸禽以後——那就不容易找路回到海裏面；也不能再過海上生活。

林格斯蘭特 怎麼，那正是我所要畫的美人魚的情形！

意里達 不錯，差不多。

波立斯特 祇有這是不同的，那美人魚——她在陸地是要死啦。而相反的，人類——他們能夠慢慢

——他們自個兒會——習慣起來。不錯，我老實告訴你，萬奇爾太太，他們自個兒會習慣的。

意里達 不錯，波立斯特先生，他們自由了，才能習慣。

萬奇爾 親愛的意里達，而且他們自個兒要負責任。

意里達 （趕快伸手向他）那正對啦。

「大輪船無聲息地開出海灣。在附近海岸上可聽到奏樂聲。」

一九四五年七月廿日譯完

## 後記

記得拜倫在一首詩裏曾這樣寫過：

「戀愛變爲結婚，

正好像甘美的葡萄酒的變成酸醋。」

爲什麼詩人要這樣蔑視結婚呢？這主要是因爲資產階級的結婚正跟市場上的一般法則一樣，變成一種普通的經濟契約，把結婚當作了致富的手段。於是「人」就成爲「商品」，一切都墮落到「利己主義打算的濁水」裏，結婚就變成了和資本、土地、工場、商業、企業等一樣性質的東西了。正像伊文·布洛霍在現代性生活一書裏所統計的，全部結婚百分之七十五是爲了自己的打算。

在那種畸形的結婚制度下，女人跟百貨店櫥窗裏所陳列的商品一樣，把自己裝扮起來，使男子們迷惑，討到男子的喜愛。由於結婚就是經濟安定的保障，一決定以後就可能保障以後的生活，這樣女子也就做了一個十足的寄生虫了。把結婚變成契約，戀愛變爲消遣，這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社會結婚的本質。

易卜生的海婦 (The Lady from the sea) 一劇是專討論結婚問題的，完成於一八八八年。他



毫無慈悲地把資產階級家庭裏的一幅諷刺畫繪了出來，同時還告訴我們：

「結婚必須由自個兒自由意志所決定，並且自己還應該負責任。」

這在當時的確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的啓示，尤其對那些把女人當作上層階級「床上的玩弄品」以及「危險的美麗的牝貓」的尼采之流，可以說是一個有力的抗議。

易卜生把當時買賣契約結婚下的女子的反抗精神是全部寫出了的，正像意里達說的：

「無論出什麼代價我都不該答應！我永遠不該把自個兒出賣！寧可低卑地做苦工——寧可一貧如洗——必須用我自個兒自由的意志——由我自個兒去選擇！」

可是一個女孩子能夠自由選擇嗎？易卜生拿了波立塔來回答，她不願意過着像死池裏鯉魚一樣的生活，她要到外邊去觀察一下世界的真實，學習一些真正有用的知識，像她那樣一個有幻想的姑娘到底也被他的老師亞霍爾姆征服了，當他向她提出「我保障你的生活」的時候。

這使我們明白了爲什麼有許多女人她們心裏面有愛慕的男子，而依舊要死釘着有財富男子那些陳白露一樣的女人，她們都是不良的社會制度所形成的。

易卜生在海婦裏暴露了應該暴露的，然而他的所謂自由意志的決定，自己負責任還是使人模糊的。真正的結婚應該怎樣才好呢？

不建築在經濟打算基礎上的結婚才是合理的！

結婚不應該以一方面隸屬於另一方面，幾千年來男性對女性的一切特權都應該消滅，那時候，男女在勞働生產上佔着同樣的地位，女子已經完全從家政和養育小孩兒的小圈子裏解放出來，結婚就成爲一種權利相等，相互愛護，相互幫助的「同盟」了。

那時候——我在此可以借用一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一書裏說過的話：「男子的一生決不需要用金錢或其他社會的特權以買得女子的時代，女子已沒有必要爲了戀愛以外的任何衝動而委身於男子，或者說已不會碰到經濟關係所發生的恐懼而拒絕委身於她們所愛的人的時代了。」

然而在中國，離這個理想實在是太遙遠了，成天見到許多不幸的人們掉在苦悶的深淵裏透不過氣，苦悶，彷徨，甚至想自殺。尤其是中國還沒有完全脫離封建社會，女子的痛苦更是十倍於男子。我的一個朋友看完了海婦以後，她驚訝地寫信給我：

「哦！我發現自己十足地跟那個海婦一樣！」

的確，複雜的中國社會裏有許多不單純的悲劇，可能有成千個意里達一樣的女子，但是不能個個意里達能如意地像易卜生安排得那樣理想！

理由是——這決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一羣人，一個社會的問題！

沈子復 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

# 87  
602022  
C21

2/00 4



48002